LIBRARY
MAY 22 1973
UNIVERSITY OF TORONTO

PL
2690
S3
1644
v.15

聖嘆外書　茂苑毛宗崗序始氏評　龍驤鄒梧岡參訂

第八十五回

劉先主遺詔托孤兒　諸葛亮安居平五路

高祖斬白帝子而創業光武起白水村而中興先主入白帝城而托孤二帝始乎白一帝終于白正合李意白字之讖自桃園至此可謂一大結局矣然先主之事自此終孔明之事又將自此始矣前之取西川定漢中從草廬三顧中來後之七擒孟獲六出祁山從白帝托孤中來故此一篇在前幅則爲煞尾在後幅則又爲引頭耳

觀先主托孤之語而知其不以伐吳爲重終以伐魏爲重矣其曰君才十倍曹丕何以不曰十倍孫權乎葢以與漢爲仇者魏耳與我爲對者曹氏耳其曰嗣子可輔則輔之不可輔則自取之猶云能討賊則輔之

不能討賊則取之也重在討賊故不重在嗣位此前後出師之表所以不能已與

先主教太子之言已知太子之無用也何也劉禪固不能爲大善亦不能爲大惡者也不能爲大善則但勉之以小善而已不能爲大惡則但戒之以小惡而已先主梟雄之才其權謀通變料非其子之所能學故曰汝父德薄不足效知子莫若父然哉然哉

或問先主令孔明自取之爲眞話乎爲假話乎曰以爲眞則是眞以爲假則亦假也欲使孔明爲曹丕之所爲則其義之所必不敢出必不忍出者也知其必不敢必不忍而故令之聞此言則其輔太子之心愈不得不切矣且使太子聞此言則其聽孔明敬孔明之意愈不得不肅矣陶謙之讓徐州全是眞不是假劉表之讓荆州半是假半是眞與先主之遺命皆不可同年而語

圖事之法與奕棋同有同此一着而用之于前則妙用之于後則失者如張耳勸陳涉立六國後使是妙着酈生勸高帝立六國後便是失着先後之勢異耳劉曄先言蜀可伐後言蜀不可伐一在曹操初破張魯之時一在魏兵留守漢中之後也劉曄先言吳可伐後言吳不可伐一在先主初下江東之時一在陸遜大破蜀兵之後也劉曄可謂知奕矣

伊尹三聘孔明三顧孔明一伊尹也呂望釣魚孔明觀魚孔明一呂望也或謂孔明輔蜀既在乃翁手中挈班又在乃郎手中挈班似乎糚腔太甚不知不如此則師相之體不尊師相之體不尊則言不聽計不從矣嗟乎孔明豈得已哉

曹丕以三路取吳以五路取蜀讀至此必謂有一場大厮殺在後不意三路則一戰而即退五路則不戰而自解虎頭蛇尾可發一笑有此省力之事作者亦以省力之筆傳之三路之中兩路虛寫惟濡須之兵用

實寫五路之中四路虛寫惟鄧芝之使用實寫又魏之侵吳吳之禦魏但敘曹丕不敘孫權魏之侵蜀蜀之禦魏既敘曹丕司馬懿又敘後主孔明或詳或畧各各不同尤見筆法之妙

却說章武三年夏六月東吳陸遜大破蜀兵于猇亭彝陵之地先主奔回白帝城趙雲引兵據守忽馬良至見大軍已敗懊悔不及將孔明之言奏知先主補照前文先主嘆曰朕早聽丞相之言不致今日之敗又照應六十一回中語今有何面目復回成都見羣臣乎遂傳旨就白帝城住劄將館驛改為永安宮人報馮習張南傅彤程畿沙摩柯等皆歿于王事先主傷感不已又總點前文又近臣奏稱黃權引江北之兵降魏去了黃權下落却在先主一邊聽得妙陛下可將彼家屬送有司問罪先主曰黃權被吳兵隔斷在江北岸欲歸無路不得已而降魏是朕負權非權負朕也何必罪其家屬仍給祿米以養之先主之待黃權勝于曹操之待于禁却說黃權降魏諸將引見曹丕丕曰卿今降朕欲追慕于陳

韓也權泣而奏曰臣受蜀帝之恩殊遇甚厚今臣督諸軍于江北被陸遜絕斷臣歸蜀無路降吳不可(此正體貼先主之意)故來投陛下敗軍之將免死爲幸安敢追慕于古人耶丕大喜遂拜黃權爲鎮南將軍權堅辭不受(不受爵還有可取)忽近臣奏曰有細作人自蜀中來說蜀主將黃權家屬盡皆誅戮權曰臣與蜀主推誠相信知臣本心必不肯殺臣之家小也(權若能死尤爲相信之深)丕然之後人有詩責黃權曰

降吳不可却降曹　忠義安能事兩朝
堪嘆黃權惜一死　紫陽書法不輕饒

曹丕問賈詡曰朕欲一統天下先取蜀乎先取吳乎詡曰劉備雄才更兼諸葛亮善能治國東吳孫權能識虛實陸遜見屯兵于險要隔江泛湖皆難卒謀以臣觀之諸將之中皆無孫權劉備敵手(不說主士而說臣下亦是不好說得曹丕耳)雖以陛下天威臨之亦未見萬全之勢也只可持守以待二國之變(曹詡可謂

知已知彼丕曰朕已遣三路大兵伐吳安有不勝之理曹丕能料蜀兵之必敗而不能料魏兵之不勝亦只見得別人不曾見得自已尚書劉曄曰近東吳陸遜新破蜀兵七十萬上下齊心更有江湖之阻不可卒制陸遜多謀必有准備劉曄之見不在賈詡之下丕曰卿前勸朕伐吳今又諫阻何也照應前文曄曰時有不同也昔東吳累敗于蜀其勢頓挫故可擊耳今既獲全勝鋭氣百倍未可攻也劉曄前後兩樣說話十有兩樣解說不似今人之首鼠兩端反覆不定也丕曰朕意已決卿勿復言遂引御林軍親往接應三路兵馬早有哨馬報說東吳已有准備令呂範引兵拒住曹休諸葛瑾引兵在南郡拒住曹眞朱桓引兵當住濡須以拒曹仁東吳三路兵都借探馬口中敘來省筆之法劉曄曰既有准備去恐無益丕不從引兵而去却說吳將朱桓年方二十七歲極有膽畧孫權甚愛之時督軍于濡須聞曹仁引大軍去取羨溪桓遂盡撥軍守把羨溪去了為後交戰敗曹仁張本止留五千騎守城忽報曹仁令大將常雕同諸葛虔王雙引五萬精兵飛奔濡須城來衆軍皆有懼色桓按劍而言曰

勝負在將不在兵之多寡兵法云客兵倍而主兵半者主兵尚能勝于客兵（此論主客之異）今曹仁千里跋涉人馬疲困（此論勞逸之異）吾與汝等共據高城南臨大江北背山險（此論形勢之異）以逸待勞以主制客此乃百戰百勝之勢（三句分頂上文）雖曹丕自來尚不足憂況仁等乎（預爲曹丕自來伏筆）于是傳令教衆軍偃旗息鼓只作無人守把之狀（桓亦能軍）且說魏將先鋒常雕領精兵來取濡須城遥望城上並無軍馬雕催軍急進離城不遠一聲砲響旌旗齊竪朱桓橫刀飛馬而出直取常雕（忽有一人寫得突兀）戰不三合被桓一刀斬常雕于馬下吳兵乘勢衝殺一陣魏兵大敗死者無數朱桓大勝得了無數旌旗軍器戰馬（是東吳一勝）曹仁領兵隨後到來却被吳兵從羨溪殺出曹仁大敗而退（是東吳再勝）○（此一路交鋒却用實寫）回見魏主細奏大敗之事丕大驚正議之間忽探馬報曹眞夏侯尚圍了南郡被陸遜伏兵于内諸葛瑾伏兵于外内外夾攻因此大敗（此一路交鋒却用虚寫妙）言未畢忽探馬又報曹休亦被呂範殺敗（此一路交鋒亦用虚寫妙）不

聽知三路兵敗乃喟然嘆曰朕不聽費詡劉曄之言果有此敗（與先主不同聽孔明大異）小時值夏天大疫流行馬步軍十死六七遂引軍回洛陽吳魏因此不和（吳魏不和此大關目處○以上接下吳魏以下兩敘西蜀）郤說先主在永安宮染病不起漸漸沉重至章武三年夏四月（一病經年）先主自知病入四肢又哭關張二弟其病愈深兩目昏花厭見侍從之人乃叱退左右獨臥于龍榻之上（將寫夢先寫臥將寫見鬼先寫厭見人）忽然陰風驟起將燈吹搖滅而復明只見燈影之下二人侍立先主怒曰朕心緒不寧教汝等且退何故又來叱之不退先主起而視之上首乃雲長下首乃翼德也先主大驚曰二弟原來尚在（宛然夢中之語）雲長曰臣等非人乃鬼也上帝以臣二人平生不失信義皆勅命爲神哥哥與兄弟聚會不遠矣（忽曰鬼忽曰神忽稱君臣忽稱哥弟宛然夢中所聽之語）先主扯定大哭忽然驚覺二弟不見（直待夢覺方知是夢寫來如畫）即喚從人問之時正三更（直待知夢方始知時寫來如畫）先主嘆曰朕不久于人世矣遂遣使往成都請丞相諸葛亮尚書令李嚴等星夜來永

安宮聽受遺命孔明等與先主次子魯王劉永梁王劉理來永安宮見帝留太子劉禪守成都（先主在白帝而劉禪在成都與曹操在洛陽而曹丕在鄴都臨終之時父子皆不相見彷彿相似）且說孔明到永安宮見先主病危慌忙拜伏于龍榻之上先主傳旨請孔明坐于龍榻之側（自起兵伐吳以來至此已有兩年之別）撫其背曰朕自得丞相幸成帝業何期智識淺陋不納丞相之言自取其敗悔恨成疾死在旦夕嗣子孱弱不得不以大事相托（以三顧始以托孤終一顧之禮為自己下定錢托孤之情又為兒子下定錢）言訖淚流滿面孔明亦涕泣曰願陛下善保龍體以副天下之望先主以目遍視只見馬良之弟馬謖在傍先主令謖退謖退去先主謂孔明曰丞相觀馬謖之才何如（百忙中忽論馬謖人才極似閒話不知後來却是緊要話）孔明曰此人亦當世之英才也先主曰不然朕觀此人言過其實不可大用丞相宜深察之（早為九十六回伏線）分付畢傳旨召諸臣入殿取紙筆寫了遺詔遞與孔明而嘆曰朕不讀書粗知大畧（與孫權學問相似）聖人云鳥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朕本待與卿

等同滅曹賊共扶漢室（臨終之時更不提起東吳只說曹賊則伐吳之舉亦撇之矣）不幸中道而別煩丞相將此付與太子禪令勿以爲常言凡事更望丞相教之（既自教之又欲孔明教之）孔明等泣拜于地曰願陛下將息龍體臣等盡施犬馬之勞以報陛下知遇之恩也先主命內侍扶起孔明一手掩淚一手執其手曰朕今死矣有心腹之言相告（鄭重其語不即說出又作一頓）孔明曰有何聖諭先主泣曰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邦定國終定大事（獨以曹丕比較是以伐魏爲重也）若嗣子可輔則輔之如其不才君可自爲成都之主（宅事劉表讓荊州之語○人疑此語乃先主所以結孔明之心吾謂此語乃深知劉禪之無用也）孔明聽畢汗流遍體手足失措泣拜于地曰臣安敢不竭股肱之力效忠勇之節繼之以死乎言訖叩頭流血先主又請孔明坐于榻上喚魯王劉永梁王劉理近前分付曰爾等皆記朕言朕亡之後爾兄弟三人皆以父事丞相不可怠慢（只分付二子連三子俱分付在內）言罷遂命二王同拜孔明二王拜畢孔明曰臣雖肝腦塗地安能報知遇之恩也先主謂衆官曰朕已托孤

於丞相令嗣子以文事之卿等俱不可怠慢以負朕望（此處方及衆官）又囑趙雲
曰朕與卿于患難之中相從到今不想于此地分別卿可想朕故交早晚
看覷吾子勿負朕言（一番保阿斗一番奪阿斗與別將不同故又特囑之）雲泣拜曰臣敢不效犬馬
之勞先主又謂衆官曰卿等衆官朕不能一一分囑願皆自愛（此句又極周至○看他以上歷歷分付衆官之言無一語及私與曹操不同）言畢駕崩壽六十三歲時章武三年夏四月
二十四日也後杜工部有詩嘆曰

蜀主窺吳向三峽崩年亦在永安宮翠華想像空山外玉殿虛無野寺
中（前解首句如疾雷破山何等聲勢次句如落日掩照何等蒼涼三虛寫當年四十嘆今日也山外安覓翠華意中却有寺中舊爲玉殿目下却無是無是有是有是無二語閃爍不定翠華玉殿又極声勢空山野寺又極蒼涼只一句中上下忽變真是異樣筆墨）
古廟杉松巢水鶴歲時伏臘走村翁武侯祠屋長鄰近一體君臣祭祀
同（後解翠華玉殿既不可見所見惟古廟存焉而昭烈故天子也以太子而有廟必也玄堂大宅所未馬鬣來賓和鑾至止者也而今乃巢水鶴耳以天子之廟而有祭必也八佾九獻所謂羣公執爵髦士奉璋者也而今乃走村翁耳祠屋近是一樣水鶴杉松祭祠同是一樣）

村翁伏臘并幸其君臣一體正傷其君臣無別也○少陵爲依嚴武而入蜀武侯爲伐孫權而窺吳後人所經前人亦經焉後人所止前人亦止焉後人弔前人後人復弔後人不獨玉殿翠華徒勞想像撫且空山野寺亦屬虛無蜀主與武侯同盡千載莫辨君臣村翁與水鶴俱屬一時何分人物昔年白帝托孤已作英雄往事今日詩中懷古豈非文士空花吾于此詩得禪理矣

先主駕崩文武官僚無不哀痛孔明率衆官奉梓宮還成都太子劉禪出城迎接靈柩安于正殿之內舉哀行禮畢開讀遺詔詔曰

朕初得疾但下痢耳後轉生雜病殆不自濟朕聞人年五十不稱夭壽今朕年六十有餘死復何恨但以卿兄弟爲念耳勉之勉之勿以惡小而爲之勿以善小而不爲惟賢惟德可以服人卿父德薄不足效也卿與丞相從事事之如父勿怠勿忘卿兄弟更求聞達至囑至囑

羣臣讀詔已畢孔明曰國不可一日無君請立嗣君以承漢統乃立太子禪即皇帝位改元建興加諸葛亮爲武鄉侯領益州牧葬先主于惠陵謚曰昭烈皇帝（昭者光也烈者武也隱然以光武比之）尊皇后吳氏爲皇太后謚甘夫人爲昭

烈皇后糜夫人亦追謚為皇后陞當羣臣大赦天下（以上按下西蜀以下再敘魏國）早有魏軍卒知此事報入中原近臣奏知魏主曹丕大喜曰劉備已亡朕無憂矣何不乘其國中無主起兵伐之（伐吳不克却想伐蜀是所云東方不着西方着也）賈詡諫曰劉備雖亡必托孤于諸葛亮亮感備知遇之恩必傾心竭力扶持嗣主陛下不可倉卒伐之（與劉曄諫伐吳一般見識）正言間忽一人從班部中奮然而出曰不乘此時進兵更待何時衆視之乃司馬懿也（司馬懿慣與蜀做對頭却于此處早伏一筆）丕大喜遂問計于懿懿曰若只起中國之兵急難取勝須用五路大兵四面夾攻令諸葛亮首尾不能救應然後可圖（伐吳用三路伐蜀用五路三路出曹丕之意五路出司馬之謀前後相對）丕問何五路懿曰可修書一封差使往遼東鮮卑國見國王軻比能賂以金帛令起遼西羌兵十萬先從旱路取西平關此一路也（先主用沙摩柯今司馬亦欲用軻比能正與前文照應）再修書遣使賫官誥賞賜直入南蠻見蠻王孟獲令起兵十萬攻打益州永昌（今屬牂牁音歌○建昌牂牁郡名）越巂（今隸松播軍民府）四郡以擊西川之南

此二路也（早爲後文七擒七縱張本）再遣使入吳修好許以割地令孫權起兵十萬攻兩川峽口徑取涪城此三路也（以上三路俱是客兵先言西路南路而後及東路先其近者而後其遠者也）又可差使至降將孟達處起上庸兵十萬西攻漢中此四路也（此一路用蜀中降將雖是主兵亦屬客兵猶之以蜀攻蜀耳）然後命大將軍曹眞爲大都督提兵十萬由京兆徑出陽平關取西川此五路也（末一路方用自家之將自家之兵）共大兵五十萬五路並進諸葛亮便有呂望之才安能當此乎丕大喜隨即密遣能言官四員爲使前去又命曹眞爲大都督領兵十萬徑取陽平關此時張遼等一班舊將皆封列侯俱在冀徐青及合肥等處據守關津隘口故不復調用（百忙裏又補敘別將筆法周密○以上按下魏國以下再接西蜀）卻說蜀漢後主劉禪自即位以來舊臣多有病亡者不能細說（閒閒總說一句）凡一應朝廷選法錢糧詞訟等事皆聽諸葛丞相裁處時後主未立皇后孔明與羣臣上言曰故車騎將軍張飛之女甚賢年十七歲可納爲正宮皇后後主即納之（若論桃園結義則兩人當是兄妹然異姓爲婚原不得也非若吳孟

妤音狐妤之建興元年秋八月忽有邊報說魏調五路大兵來取西川第一路曹真爲大都督起兵十萬取陽平關魏以此爲第五路蜀郤以此爲第一路第二路乃反將孟達起上庸兵十萬犯漢中魏以此爲第四路蜀郤以此爲第二路第三路乃東吳孫權起精兵十萬取峽口入川只有第三路彼此相同第四路乃蠻王孟獲起蠻兵十萬犯益州四郡魏以此爲第二路蜀郤以此爲第四路第五路乃番王軻比能起羌兵十萬犯西平關魏以此爲第一路蜀郤以此爲第五路〇魏意以客兵爲助重在客兵蜀報以魏兵爲主專在魏兵故前後次序各各不同別處敘事或一邊實寫一邊虛寫此處獨兩邊告詳敘一番又換一樣筆法此五路軍馬甚是利害已先報知丞相報後主用實寫報一孔明用虛寫就詳敘中又一虛一實丞相不知爲何數日不出視事奇絕令人猜測不出後主聽罷大驚不但後主驚讀者至此亦驚即差近侍賫旨宣召孔明入朝第一日差近侍宣名使命去了半日回報丞相府下人言丞相染病不出奇絕令人猜測不出後主轉慌不但後主慌讀者至此亦慌次日又命黃門侍郎董允諫議大夫杜瓊去丞相臥榻前告此大事第二日差大臣往告董杜二人到丞相府前皆不得入奇絕令人猜測不出杜瓊曰先而

托孤于丞相今主上初登寶位被曹丕五路兵犯境軍情至急丞相何前推病不出（不說真病竟說他推病只在不肯放人士猜出）良久門吏傳丞相令言病體稍可明早出都堂議事董杜二人嘆息而回次日多官又來丞相府前伺候（第三日多官往候）從早至晚又不見出（奇絕令人猜測不出）多官惶惶只得散去杜瓊入奏後主曰請陛下聖駕親往丞相府問計後主即引多官入宮啟奏皇太后太后大驚曰丞相何故如此有負先帝委托之意也我當自往（故作驚人之筆以顯下文孔明之奇）董允奏曰娘娘未可輕往臣料丞相必有高明之見（董允頗有見識）且待主上先往如果怠慢請娘娘于太廟中召丞相問之未遲（請入太廟召之是重之以先帝之靈也皆故作驚人之筆以顯下文孔明之奇）太后依奏次日後主車駕親至相府（第四日御駕親臨）門吏見駕到慌忙拜伏于地而迎後主問曰丞相在何處門吏曰不知在何處只有丞相鈞旨教當住百官勿得輒入後主乃下車步行（與先主親造草廬相似）獨進第三重門（過了第三重又過三重門）見孔明獨倚竹杖在小池邊觀魚（[illegible]）

高臥後主在後良久乃徐徐而言曰丞相安樂否與先主階前立侯和似孔明回頭
相似見是後主慌忙棄杖拜伏于地曰臣該萬死後主扶起問曰今曹丕分兵
五路犯境甚急相父緣何不肯出府視事孔明大笑扶後主入內室坐定
奏曰五路兵至臣安得不知臣非觀魚有所思也觀魚者觀吳也後主曰如之奈
何孔明曰羌王軻比能蠻王孟獲反將孟達魏將曹真此四路兵臣已皆
退去了也奇絕妙絕真是出人意表止有孫權這一路兵臣已有退之之計但須一能
言之人爲使因未得其人故熟思之陛下何必憂乎孔明之意只致意在第三路後主
聽罷又驚又喜曰相父果有鬼神不測之機也願聞退兵之策孔明曰先
帝以陛下付託與臣臣安敢旦夕怠慢成都衆官皆不曉兵法之妙貴在
使人不測豈可泄漏于人先言自己託病不出不與衆官議事之故老臣先知西番國王軻比
能引兵犯西平關臣料馬超積祖西川人氏素得羌人之心羌人以超爲
神威大將軍神威天將軍各色甚奇覺字當大將軍之稱不是爲怪衆○忙中帶補馬超一邊事妙甚臣已先遣一人

星夜馳檄令馬超緊守西平關伏四路奇兵每日交換以兵拒之此一路不必憂矣一向單寫子龍漢升等戰功馬超頗覺冷落于此處用之功卻不小又南蠻孟獲兵犯四郡臣亦飛檄遣魏延領一軍左出右入右出左入為疑兵之計蠻兵惟憑勇力其心多疑若見疑兵必不敢進此一路又不足憂矣此處用着魏延魏延亦不冷落又知孟達引兵出漢中達與李嚴曾結生死之交臣回成都時留李嚴守永安宮托孤時事卻于此處補出臣已作一書只做李嚴親筆令人送與孟達達必然推病不出以慢軍心此一路又不足憂也此處用着李嚴方知托孤時同受遺命不為無謂又知曹眞引兵犯陽平關此地險峻可以保守臣已調趙雲引一軍守把關隘並不出戰曹眞若見我兵不出不久自退矣此處又用子龍卻不用戰而用守又是一樣用法此四路兵俱不足憂臣尚恐不能全保又密調關興張苞二將各引兵三萬屯于緊要之處為各路救應用總用興苞二將布置周密此數處調遣之事皆不曾經由成都故無人知覺又說明衆人不知之故細只有東吳這一路兵未必便動如見四路兵勝

川中危急必來相攻若四路不濟安肯動乎臣料孫權思曹丕三路侵吳之怨必不肯從其言（孔明意中却以孫權一路爲第五路似以此一路爲輕）雖然如此須用一舌辯之士徑往東吳以利害說之則先退東吳其四路之兵何足憂乎（孔明意中又以孫權一路爲第一路却又以此一路爲重）但未得說吳之人臣故躊躇何勞陛下聖駕來臨後主曰太后亦欲來見相父今朕聞相父之言如夢初覺復何憂哉孔明與後主共飲數杯（不連日受恐此數杯酒只算壓驚）送後主出府衆官皆環立于門外見後主面有喜色後主別了孔明上御車回朝衆皆疑惑不定（不知葫蘆裏賣甚藥）孔明見衆官中一人仰天而笑面亦有喜色（不曾吃酒亦有春色如此人者不可不與飲酒然惟如此人者可不與飲酒）孔明視之乃義陽新野人姓鄧名芝字伯苗見爲戶部尚書漢司馬鄧禹之後孔明暗令人留住鄧芝多官皆散孔明請芝到書院中問芝曰今蜀魏吳鼎分三國欲討二國一統中興當先伐何國（不用鄧芝問孔明先用孔明問鄧芝以討之妙）芝曰以愚意論之魏雖漢賊其勢甚大急難搖動當徐徐緩圖今主

上初登寶位民心未安當與孫吳連合結爲脣齒一洗先帝舊怨此乃長久之計也（正合着東和孫權一語）未審丞相鈞意若何孔明大笑曰吾思之久矣奈未得其人今日方得也芝曰丞相欲得其人何爲孔明曰吾欲使人往結東吳公既能明此意必能不辱君命使乎之任非公不可（妙在對他自說出來然後教他）芝曰愚才疏智淺恐不堪當此任孔明曰吾來日奏知天子便使伯苗一行切勿推辭芝應允而退至次日孔明奏准後主差鄧芝往說東吳芝拜辭望東吳而來正是

吳人方見干戈息　蜀使還將玉帛通

未知鄧芝此去若何且看下文分解

第八十六回

難張温秦宓逞天辨　破曹丕徐盛用火攻

自曹丕以三路取吳而吳魏之釁生自曹丕以五路取蜀而吳蜀之交復合吳蜀之交復合而吳魏之釁乃愈生矣以前卷觀之則五路之中

孔明獨以孫權一路爲緩以此卷觀之則五路之中孔明又以孫權一
路爲急蓋其于四路不過退之已耳若孫權一路則不但退之又將用
之退之使不侵蜀用之即使侵魏也吳縱不侵魏而魏必侵吳以致吳
之侵魏既致吳之侵而吳必結我以侵魏是吳以兩路答三路之師蜀
亦以兩路答五路之師也然則魏之伐吳適所以自伐而蜀之通吳乃
其所以伐魏與

孔明之遣鄧芝爲伐魏地也然爲伐魏地亦正爲吞吳地也先主嘗仇
吳矣先主仇之而孔明通之豈孔明之心異于先主哉以爲不先滅魏
則吳未可吞而不先通吳則魏未可滅魏滅而蜀與吳勢不兩存觀鄧
芝天無二日之言章章可見然則孔明反先主伐吳之事實欲終先主
吞吳之志耳

昔靈均作天問柳子厚作天對一問于千百載之前一對于千百載之

後竊謂子厚未識靈均寄懷之本意恨不再起靈均以難之若秦宓既爲天對以答問又復爲天問以索對殆以一人而兼靈君子厚之長矣吳侯初以刀鋸鼎鑊待蜀使而吳使至蜀蜀豈得無答禮乎有秦宓之舌劍可以當刀斧手其懸河之口可以當油鼎之沸矣然孔明亦常舌戰東吳之士何以不自折之而乃用秦宓也曰師相之體固宜養重與前番入吳時又自不同故也

前有周郎赤壁之火又有陸遜猇亭之火無分毫相犯斯亦事與文之最奇者矣乃不意兩番之後又有徐盛南徐之火又與前兩番無分毫相犯如赤壁猇亭之用火甚遲而徐之用火甚速其不同者一曹操先至之兵燒之而後退曹丕之兵至于退而後燒前兩番則以火躡其後後一番則以火截其前其不同者二周郎之兵先小勝而後大勝陸遜之兵先小敗而後大勝而徐盛則只是一勝其不同者三不但此也[illegible]

普不服周郎韓當周泰不服陸遜是以老成輕量少年孫節不服徐盛是以少年輕量老成此則其同而不同者也曹操有連環之舟先主有連營之屯其連在敵徐盛有連城之勢其連在我此又其同而不同者也孔明以草爲人用之大霧之中徐盛以草爲人見之大霧之後孔明以石爲兵禦陸遜于既勝徐盛以木爲城惑曹丕于初來其彷彿處皆種種各別如此妙事如此妙文使今之揑造稗官者執筆而摹之豈能效其萬一耶

若曹丕自守鄴郡吳亦以徐盛代守荊州而令司馬懿與陸遜相拒于江淮之間其鬪智必有可觀惜未見此兩人之交手也且使攻南徐者爲曹操則能舟之役未必如此之僨又使助徐盛者有孔明則曹丕之奔必無生還之路矣讀書者將前後彼此相易而觀之則其人才之分數自出

卻說東吳陸遜自退魏兵之後吳王拜遜為輔國將軍江陵侯領荊州牧自此軍權皆歸于遜張昭顧雍啟奏吳王請自改元權從之遂改為黃武元年（魏曰黃初吳亦曰黃武皆應黃天當立之讖）忽報魏主遣使至權召入使命陳說蜀前使人求救于魏魏一時不明故發兵應之（蜀安皆求救于魏如此說謊騙孫權不信）今已大悔欲起四路兵收川東吳可來接應若得蜀土各分一半（前既救蜀今又取蜀便是自相矛盾之語）權聞言不能決乃問于張昭顧雍等昭曰陸伯言極有高見可問之權即召陸遜至遜奏曰曹丕坐鎮中原急不可圖今君不從必為仇矣臣料魏與吳皆無諸葛亮之敵手今且勉強應允整軍預備只探聽四路如何若四路兵勝川中危急諸葛亮首尾不能救主上則發兵以應之先取成都深為上策如四路兵敗別作商議（已在孔明算中）權從之乃謂魏使曰軍需未辦擇日便當起程使者拜辭而去權令人探得西番兵出西平關見了馬超不戰自退南蠻孟獲起兵攻四郡皆被魏延用疑兵計殺退回洞去了上

庸孟達兵至半路忽然染病不能行曹真兵出陽平關趙子龍拒住各處險道果然一將守關萬夫莫開曹真屯兵于斜谷道不能取勝而回（四路兵退）（站在孫權一邊斷得不向西蜀一不激來筆法變換郡又極省筆）孫權知了此信乃謂文武曰陸伯言眞神算也孤若妄動又結怨于西蜀矣（怕結怨于蜀一語絕妙開筍）忽報西蜀遣鄧芝到張昭曰此又是諸葛亮退兵之計遣鄧芝為說客也權曰當何以答之昭曰先于殿前立一大鼎貯油數百斤下用炭燒待其油沸可選身長面大武士一千人各執刀在手從宮門前直擺至殿上却喚芝入見休等此人開言下說詞責以酈食其說齊故事倣此例烹之看其人如何對答（如此恐嚇）（亦是不着）權從其言遂立油鼎命武士立于左右各執軍器召鄧芝入芝整衣冠而入行至宮門前只見兩行武士威風凜凜各持鋼刀大斧長戟短劍直列至殿上芝曉其意並無懼色坦然而行（以前能有喜色故此時能無懼色）至殿前又見鼎鑊內熱油正沸左右武士以目視之芝但微微而笑（鄧芝眞是嚇不動）近臣

引至簾前鄧芝長揖不拜（妙）權令捲起珠簾大喝曰何不拜芝昂然而答曰上國天使不拜小邦之主（以硬對硬）權大怒曰汝不自料欲掉三寸之舌效酈生說齊乎可速入油鼎芝大笑曰人皆言東吳多賢誰想懼一儒生（不但說自已不懼反說東吳懼他妙筆）權轉怒曰孤何懼爾一匹夫耶芝曰既不懼鄧伯苗何愁來說汝等也權曰爾欲為諸葛亮作說客來說孤絕魏向蜀是否芝曰吾乃蜀中一儒生特為吳國利害而來（不說為蜀反說為吳妙甚）乃陳兵設鼎以拒一使何其乃量之不能容物耶（又用激法）權聞言惶愧即叱退武士命芝上殿賜坐而問曰吳魏之利害若何願先生教我芝曰大王欲與蜀和還是欲與魏和（妙在先問他主意）權曰孤正欲與蜀王講和（此句待他自說妙妙）但恐蜀主年輕識淺不能全始全終耳芝曰大王乃命世之英豪諸葛亮亦一時之俊傑（權歎後主之幼芝乃請出孔明來對說）蜀有山川之險吳有三江之固（上二語說吳蜀人才此二語說吳蜀形勢）若二國連和共為脣齒進則可以兼吞天下退則可以鼎足而立（此言吳蜀和之利）今

大王若委質稱臣于魏，魏必望大王朝覲，求太子以爲內侍，如其不從則興兵來攻，蜀亦順流而進取，（妙在又用一句使語）如此則江南之地不復爲大王有矣。（此言與魏和之害）若大王以愚言爲不然，愚將就死于大王之前，以絕說客之至也。（誓絕說客一句妙甚）言訖撩衣下殿，望油鼎中便跳。（此等作用却見放刁妙不可言）權急命止之，請入後殿，以上賓之禮相待。權曰：先生之言，正合孤意。孤今欲與劉主連和，先生肯爲我介紹乎？（反使孫權求他妙不可言）芝曰：適欲烹小臣者，乃大王也；今欲使小臣者，亦大王也。大王猶自狐疑未定，安能取信于人？（反是他作梗起來妙不可言）權曰：孤意已决，先生勿疑。（恐孫權不決故撩他此一句出來）于是吳王留住鄧芝，集多官問曰：孤掌江南二十一州，更有荆楚之地，反不如西蜀偏僻之處也。蜀有鄧芝之不辱其主，吳並無一人入蜀以達孤意。（孫權亦用激法）忽一人出班奏曰：臣願爲使。衆視之，乃吳郡吳人，姓張名溫，字惠恕，見爲中郎將。權曰：恐卿到蜀見諸葛亮，不能達孤之情。（又激之）溫曰：孔明亦人耳，臣何畏彼哉？（孫權不准

意後主而注意孔明使者之意亦不在後主而在孔明權大喜重賞張溫使同鄧芝入川通好以上按下東吳以下再敘西蜀卻說孔明自鄧芝去後奏後主曰鄧芝此去其事必成吳地多賢定有人來答禮陛下當禮貌之不必用油鍋武士令彼回吳以通盟好吳若通和魏必不敢加兵于蜀矣吳魏寧靖臣當征南平定蠻方便爲七擒孟獲張本然後圖魏便爲六出祁山張本魏削則東吳亦不能久存仍照顧先主伐吳之意可以復一統之基業也後主然之忽報東吳遣張溫與鄧芝入川答禮後主聚文武于丹墀令鄧芝張溫入溫自以爲得志昂然上殿見後主施禮後主賜錦墩坐于殿左設御宴待之後主但敬禮而已說不出一句話宴罷百官送張溫到館舍次日孔明設宴相待孔明謂張溫曰先帝在日與吳不睦今已晏駕當今主上深慕吳王欲捐舊忿永結盟好併力破魏望大夫善言回奏鄧芝見吳王不曾提起先主伐吳之事孔明對吳使補出張溫領諾酒至半酣張溫喜笑自若頗有傲慢之意孔明此只任其傲慢不與計論次日後主將金帛賜與張溫設宴于城南郵亭之上

命衆官相送孔明殷勤勸酒正飲酒間忽一人乘醉而入昂然長揖入席就坐（此人定是孔明約來）溫堅之乃問孔明曰此何人也孔明答曰姓秦名宓字子勑見爲益州學士溫笑曰名稱學士未知胸中曾學事否（此句笑今人則可笑秦宓則不可）宓正色而言曰蜀中三尺小童尚皆就學何況于我溫曰且說公何所學宓對曰上至天文下至地理三教九流諸子百家無所不通古今興廢聖賢經傳無所不覽（此語大話我今亦聞之矣但未見眞有如秦宓者耳）溫笑曰公既出大言請卽以天爲問天有頭乎（問得詼諧）宓曰有頭（答亦詼諧）溫曰頭在何方（詼諧）宓曰在西方詩曰乃眷西顧以此推之頭在西方也（便將西蜀高抬）溫又問天有耳乎（詼諧）宓答曰天處高而聽卑詩曰鶴鳴九皐聲聞于天無耳何能聽（敏妙之極）溫又問天有足乎（詼諧）宓曰有足詩云天步艱難無足何能步（敏妙之極）溫又問天有姓乎（詼諧）宓曰豈得無姓（妙）溫曰何姓宓答曰姓劉（妙）溫曰何以知之宓曰天子姓劉以故知之（天子爲天之子以子之姓姓其父也然則天子屢易姓則天之姓亦屢易矣）溫又問曰日生于

東平（日為君象是言君在東吳也）宓對曰雖生于東而沒于西（又將西蜀抹倒東吳）此時秦宓語言清朗答問如流滿座皆驚張溫無語宓乃問曰先生東吳名士既以天事下問必能深明天之理昔混沌既分陰陽剖判輕清者上浮而為天重濁者下凝而為地至共工氏戰敗頭觸不周山天柱折地維缺天傾西北地陷東南天既輕清而上浮何以傾其西北乎（張溫之問天是誣語秦宓却認真問起來教他如何答對）又未知輕清之外還是何物（此一句又問天之外一發難對）願先生教我張溫無言可對乃避席而謝曰不意蜀中多出俊傑恰聞講論使僕頓開茅塞孔明恐溫羞愧故以善言解之曰席間問難皆戲談耳足下深知安邦定國之道何在唇齒之戲哉（暗約秦宓來難倒了他却又自已收科孔明眞是妙人）溫拜謝孔明又令鄧芝入吳答禮就與張溫同行張鄧二人拜謝孔明望東吳而來却說吳王見張溫入蜀未還乃聚文武商議忽近臣奏曰蜀遣鄧芝同張溫入國答禮權召入張溫拜于殿前備稱後主孔明之德願求永結盟好特遣鄧尚書又

來答禮權大喜乃設宴待之權問鄧芝曰若吳蜀二國同心滅魏得天下太平二王分治豈不樂乎芝答曰天無二日（秦宓論天鄧芝又論天）民無二王如滅魏之後未識天命所歸何人但為君者各修其德為臣者各盡其忠則戰爭方息耳（鄧芝到底不弱於張溫多矣）權大笑曰君之誠欵乃如是耶遂厚贈鄧芝還蜀自此吳蜀通好（自此一和之後永不相伐又是大關目處以上接下吳蜀兩边以下接敘魏國一边）○卻說魏國細作人探知此事火速報入中原魏主曹丕聽知大怒曰吳蜀連和必有圖中原之意也不若朕先伐之于是大集文武商議起兵伐吳（頭醋不釅只怕二醋不辣）此時大司馬曹仁太尉賈詡已亡侍中辛毗出班奏曰中原之地土濶民稀而欲用兵未見其利今日之計莫若養兵屯田十年足食足兵然後用之則吳蜀方可破也（辛毗十年之說太遠與賈詡劉曄之諫伐吳不同）丕怒曰此迂儒之見也夫吳蜀連和早晚必來侵境何暇等待十年即傳旨起兵伐吳司馬懿奏曰吳有長江之險非船莫渡陛下必御駕親征可選大小戰船從蔡潁而

入淮取壽春（今壽州）至廣陵（今揚州府）渡江口逕取南徐（今鎮江府）此爲上策（與曹操之屯兵赤壁又不同蓋曹操既得荆州故赤壁之兵欲從荆州渡江今荆州已屬孫權故淮上之軍欲從廣陵渡江地勢既殊局面亦異）丕從之於是日夜併工造龍舟十隻長二十餘丈可容二千餘人（此時好向鎮江看大龍舟也）收拾戰船三千餘隻魏黃初五年秋八月會聚大小將士令曹眞爲前部張遼張郃文聘徐晃等爲大將先行許褚呂虔爲中軍護衛曹休爲合後劉曄蔣濟爲參謀官（劉曄此時何以不諫）前後水陸軍馬三十餘萬剋日起兵封司馬懿爲尚書僕射留在許昌凡國政大事並皆聽懿決斷（便爲司馬氏專權之兆）不說魏兵起程却說東吳細作探知此事報入吳國近臣慌奏吳王曰今魏王曹丕親自乘駕龍舟提水陸大軍三十餘萬從蔡潁出淮必取廣陵渡江來下江南甚爲利害孫權大驚聚文武商議顧雍曰今主上既與西蜀連和可修書與諸葛孔明令起兵出漢中以分其勢（爲下文趙雲取陽平關伏線）一面遣一大將屯兵南徐以拒之權曰非陸伯言不可當此大任雍曰陸伯

言鎮守荊州不可輕動（丕之不敢荊州擾亦爲陸遜在彼之故）權曰孤非不知奈眼前無督力之人（孫權慣用激將法）言未畢一人從班部內應聲而出曰臣雖不才願統一軍以當魏兵若曹丕親渡大江臣必生擒以獻殿下若不渡江亦殺魏兵大半令魏兵不敢正視東吳權視之乃徐盛也（時守南徐恰好用着姓徐的）權大喜曰如得卿守江南一帶孤何憂哉即封徐盛爲安東將軍總鎮都督建業南徐軍馬盛謝恩領命而退即傳令教衆官軍多置器械多設旌旗以爲守護江岸之計（其地曰徐其將曰徐其用兵亦不疾而徐）忽一人挺身出曰今日大王以重任委托將軍欲破魏兵以擒曹丕將軍何不早發軍馬渡江于淮南之地迎敵直待曹丕兵至恐無及矣（與韓當周泰不服陸遜彷彿相似）盛視之乃吳王姪孫韶也韶字公禮官授揚威將軍曾在廣陵守禦年幼負氣極有膽勇（陸遜以年少人不服他孫韶亦以年少不肯服人）盛曰曹丕勢大更有名將爲先鋒不可渡江迎敵待彼兵皆集于北岸吾自有計破之（與陸遜候先主名移營彷彿相似音）曰吾手下自有三千軍馬更兼

深知廣陵路勢吾願自去江北與曹丕決一死戰如不勝甘當軍令盛不從韶堅執要去盛只是不肯韶再三要行盛怒曰汝如此不聽號令吾安能制諸將乎叱武士推出斬之（如韓信之欲斬樊噲）刀斧手擁孫韶出轅門之外立起皂旗韶部將飛報孫權權聽知急上馬來救（樊噲是相國來救孫韶却是君王自救）武士恰待行刑孫權早到喝散刀斧手救下孫韶韶哭奏曰臣往年在廣陵深知地利不就那裡與曹丕厮殺直待他下了長江東吳指日休矣（孫韶有終軍宗慤之風）權逕入營來徐盛迎接入帳奏曰大王命臣為都督提兵拒魏今揚威將軍孫韶不遵軍法違令當斬大王何故赦之權曰韶倚血氣之壯誤犯軍令萬希寬恕盛曰法非臣所立亦非大王所立乃國家之典刑也若以親而免之何以令衆乎（徐盛有穰苴孫武之風）權曰韶犯法本應任將軍處治奈此子雖本姓俞氏少孤兄甚愛之賜姓孫于孫頗有勞績今若殺之負兄義矣（孫權篤于兄弟與曹丕不同）盛曰且看大王之面寄下死罪權令將韶拜謝韶不

肯拜厲聲而言曰據吾之見只須引軍去破曹丕便死也不服你的見識（可謂强項將軍）徐盛變色權叱退孫韶謂徐盛曰便無此子何損于吳今後再勿用之（善丁調停）言訖自回是夜人報徐盛說孫韶引本部三千精兵潛地過江去了盛恐有失于吳主面上不好看乃喚丁奉授以密計引三千兵渡江接應（徐盛亦得体若棄韶而不救便不成大將矣）却說魏主駕龍舟至廣陵前部曹真已領兵列于大江之岸曹丕問曰江岸有多少兵眞曰隔岸遠望並不見一人亦無旌旗營寨（與朱桓之在濡須彷彿相似）丕曰此必詭計也朕自往觀其虛實于是大開江道放龍舟直至大江泊于江岸船上建龍鳳日月五色旌旗儀鑾簇擁光耀射目（此等龍舟只好去汨羅江弔屈原耳）曹丕端坐舟中遙望江南不見一人回顧劉曄蔣濟曰可渡江否曄曰兵法實實虛虛彼見大軍至如何不作整備陛下未可造次且待三五日看其動靜然後發先鋒渡江以探之（畢竟劉曄把細）丕曰卿言正合朕意是日天晚宿于江中當夜月黑（將寫霧先寫月）軍士皆執燈

火明耀天地恰如白晝遥望江南並不見半點兒火光連寫燈火火光正為後文火攻點染丕問左右曰此何故也近臣奏曰想闔陛下天兵來到故望風逃竄耳丕暗笑及至天曉大霧迷漫對面不見既寫月明又寫霧大與曹操橫槊之月孔明借箭之霧前後閒閒相映須臾風起霧散雲收望見江南一帶皆是連城城樓上鎗刀耀日遍城盡插旌旗號帶頃刻數次人來報南徐沿江一帶直至石頭城一連數百里城郭舟車連綿不絕一夜成就先如海市蜃樓之不測曹丕大驚讀者見之亦吃一驚原來徐盛束縛蘆葦為人盡穿青衣執旌旗立于假城疑樓之上假城疑樓只用假人守把妙魏兵見城上許多人馬如何不膽寒丕歎曰魏雖有武士千羣無所用之江南人物如此未可圖也然則特地到此只當龍舟一樂正驚訝間忽然狂風大作白浪滔天江水濺溼龍袍大船將覆曹丕慌令文聘撐小舟急來救駕龍舟上人站立不住文聘跳上龍舟負丕下得小船纔入河港忽流星馬報趙雲引兵出陽平關逕取長安與曹操在赤壁時聞馬騰消息一虛一實前後又閒閒相應丕聽得大驚失色

便教回軍衆軍各自奔散背後吳兵追至丕傳旨教盡棄御用之物而走龍舟將次入淮忽然鼓角齊鳴喊聲大震刺斜裏一彪軍殺到為首大將乃孫韶也魏兵不能抵當折其大半渰死者無數（少年負氣未嘗懊事與近日少年不同）諸將奮力救出魏主魏主渡淮河行不三十里淮河中一帶蘆葦預備魚油盡皆火着（前徐盛所授之計至此始見）順風而下風勢甚急火焰漫空絕住龍舟（曹操之火背後燒來曹丕之火當前截住更是著急）丕大驚急下小船傍岸時龍舟上早已火着（此時十隻龍舟已化作十條火龍矣）丕慌忙上馬岸上一彪軍殺來為首一將乃丁奉也張遼急拍馬來迎被奉一箭射中其腰（可與太史慈報仇）郤得徐晃救了同保魏主而走折軍無數背後孫韶丁奉奪得馬疋車仗船隻器械不計其數魏兵大敗而回吳將徐盛全獲大功吳王重加賞賜張遼回到許昌箭瘡迸裂而亡曹丕厚葬之不在話下（以上接下東吳以下再叙西蜀）郤說趙雲引兵殺出陽平關之次忽報丞相有文書到說益州元帥雍闓結連蠻王孟獲起十萬蠻兵侵掠四

郡因此宣雲回軍令馬超堅守陽平關丞相欲自南征南蠻消息却說趙云一边所得絕妙接筍趙雲乃急收兵而回此時孔明在成都整飭軍馬親自南征正是

方見東吳敵北魏　又看西蜀戰南蠻

未知勝負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聖嘆外書　茂苑毛宗崗序始氏評　龍霧鄒梧岡參訂

第八十七回

征南寇丞相大興師　抗天兵蠻王初受執

孔明通吳之後便當按以伐魏之事乃忽置中原而從事于南方者何哉曰孫權之兵曹丕所欲借以攻蜀者也孟獲之兵亦曹丕所欲借以攻蜀者也魏借孫權以攻蜀而蜀得收之以為我用乃魏借孟獲以攻蜀而蜀不得收之為我用不惟不為我用又深足為我患則安得不以全力取之乎不以全力取之而遽欲伐魏則孟獲將乘虛而議我之後矣故凡孔明之通吳非注于東而注意在北孔明之征南蠻亦非注意于南而注意在北也

曹操致韓遂之書妙在先與韓遂看後與馬超看孔明致雍闓之書又

妙在不令雍闓看却令高定看周瑜假作張蔡之書妙在不與蔣幹看却令蔣幹偷看孔明假作朱褒之書又妙在自與高定看更不消高定偷看曹操周郎分用之而孔明兼用之而又各極其變

呂凱之圖善矣猶不若馬謖之說爲善也何也呂凱能繪其地未能繪其人即能繪其人未能繪其人之心也馬謖之意不在取其地取其人而在取其人之心故披呂凱之圖能使南方無處不在孔明之目中聽馬謖之說直當使孔明無日不在南人之心中耳

用兵之家但知攻城與兵戰至于攻心心戰之論則六韜三畧之所未及詳黃石素書孫武十三篇之所未及載也惟南巢牧野之師爲能得此意而不謂馬謖能言之然非待馬謖言之而孔明始知之孔明特因馬謖之言而愈決之耳

此卷敘孔明一擒一縱之始事也而就第一番擒縱之中已有三番擒

縱之妙如郭煥之被獲是一番擒縱也董阿一人之被獲又一番擒縱也至孟獲而三矣且其間交戰者三而用計者五五番第一番用計則故以雍闓人認爲高定人第二番用計則又故以高定人認爲雍闓人第三番用計則又故以高定之眞降認爲假降至于設伏以擒董阿設伏以擒孟獲又非用計之第四番第五番乎只一起手時而事之變化已不可方物如此豈非絕世奇文

郤說諸葛丞相在于成都事無大小皆親自從公決斷兩川之民忻樂太平夜不閉戶路不拾遺又幸連年大熟老幼鼓腹謳歌凡遇差徭爭先早辦自此軍需器械應用之物無不完備米滿倉廒財盈府庫（先敘蜀中富庶以見內安而後可以外攘也）建興三年益州飛報蠻王孟獲大起蠻兵十萬犯境侵掠（孟獲猶是曹丕五路中之一路此時乃去而復來）建寧太守雍闓乃漢朝什方侯雍齒之後今結連孟獲造反牂牁郡太守朱褒越嶲郡太守高定二人獻了城止有永昌郡太

守王伉不肯反見今雍闓朱褒高定三人部下人馬皆與孟獲爲鄉導官攻打永昌郡今王伉與功曹呂凱會集百姓[illegible]守此城其勢甚急（只用傳報不用）（實敘皆是省筆）孔明乃入朝奏後主曰臣觀南蠻不服實國家之大患也臣當自領大軍前去征討（不倘魏而親自征蠻出人意外）後主曰東有孫權北有曹丕今相父棄朕而去倘吳魏來攻如之奈何（先說孫權次說曹丕且吳方連和而旋言吳魏來攻便見其胸中沒分曉）孔明曰東吳方與吳國講和料無異心若有異心李嚴在白帝城此人可當陸遜也（放下東吳）曹丕新敗銳氣已喪未能遠圖且有馬超守把漢中諸處關口不必憂也（放下北魏）臣又留關興張苞等分兩軍爲救應保陛下萬無一失今臣先去掃蕩蠻方然後北伐以圖中原（歸重中原征蠻正爲伐魏地耳）報先帝三顧之恩託孤之重後主曰朕年幼無知惟相父酌行之言未畢班部內一人出曰不可不可衆視之乃南陽人也姓王名此字文儀見爲諫議大夫連諫曰南方不毛之地瘴疫之鄉丞相秉鈞衡之重任而自遠征非所宜也且

雍闓等乃癬疥之疾丞相只須遣一大將討之必然成功不知南方未平不是疥癬之疾眞是心腹之患孔明曰南蠻之地離國甚遠人多不習王化收服甚難吾當親去征之可剛可柔別有斟酌非可容易托人七擒七縱之意于此已先定矣不消侍馬謖說得王連再三苦勸孔明不從是日孔明辭了後主令蔣琬爲參軍費禕爲長史董厥樊建二人爲掾史趙雲魏延爲大將總督軍馬王平張翼爲副將幷川將數十員共起川兵五十萬前望益州進發似乎小題大做忽有關公第三子關索入軍來見孔明曰自荆州失陷逃難在鮑家莊養病每要赴川見先帝報仇瘡痕未合不能起行近已安痊打探得東吳仇人已皆誅戮逕來西川見帝恰在途中遇見征南之兵特來投見關索蹤跡並于此處敘出補前文所未及孔明聞之嗟訝不已一面遣人申報朝廷就令關索爲前部先鋒一同征南大隊人馬各依隊伍而行飢食渴飲夜住曉行所經之處秋毫無犯的是好者之兵却說雍闓聽知孔明自統大軍而來即與高定朱褒商議分兵三路高定取

中路雍闓在左朱褒在右三路各引兵五六萬迎敵（孟獲本是一路怨先有三路）于是高定令鄂煥爲前部先鋒煥身長九尺面貌醜惡使一枝方天戟有萬夫不當之勇領本部兵離了大寨來迎蜀兵（三路又先爲一路）卻說孔明引大軍已到益州界分前部先鋒魏延副將張翼王平纔入界口正遇鄂煥軍馬兩陣對圓魏延出馬大罵曰反賊早早受降鄂煥拍馬與魏延交鋒戰不數合延詐敗走煥隨後趕來走不數里喊聲大震張翼王平兩路軍殺來絕其後路延復回三員將併力拒戰生擒鄂煥解到大寨入見孔明孔明令去其縛以酒食待之（此待孟獲之法先將鄂煥做箇引子）問曰汝是何人部將煥曰某是高定部將孔明曰吾知高定乃忠義之士今爲雍闓所惑以致如此吾今放汝回去令高太守早早歸降免遭大禍鄂煥拜謝而去（妙亦算一擒一縱）回見高定說孔明之德定亦感激不已次日雍闓至寨禮畢闓曰如何得鄂煥回來定曰諸葛亮以義放之闓曰此乃諸葛亮反間之計欲令我兩人不和

故施此謀也（雍闓作使與高定并有輜重）定半信不信心中猶豫忽報蜀將搦戰闓自引三萬兵出迎戰不數合闓撥馬便走延率兵大進追殺二十餘里（三路皮又馮路）次日雍闓又起兵來迎孔明一連三日不出至第四日雍闓高定分兵兩路來取蜀寨（三路中止寫兩路却不見朱褒一路）却說孔明令魏延等兩路伺候果然雍闓高定兩路兵來被伏兵殺傷大半生擒者無數都解到大寨來雍闓的人因在一邊高定的人因在一邊却令軍士謠說但是高定的人免死雍闓的人盡殺（妙計）眾軍皆聞此言少時孔明令取雍闓的人到帳前問曰汝等皆是何人部從眾偽曰高定部下人也（必然如此）孔明教皆免其死與酒食賞勞令人送出界首縱放回寨（先發遣雍闓的人妙在故意認作高定的人以疑雍闓）孔明又喚高定的人問之眾皆告曰吾等實是高定部下軍士孔明亦皆免其死賜以酒食却揚言曰雍闓今日使人投降要獻汝主并朱褒首級以為功勞吾甚不忍汝等既是高定部下軍吾放汝等回去再不可背反若再擒來

決不輕恕衆皆拜謝而去次發遣高定的人又妙在詐稱雍闓之約以疑高定又帶朱褒在內回到本寨人見高定說知此事定乃密遣人去雍闓寨中探聽卻有一般放回的人言說孔明之德因此雍闓部軍多有歸順高定之心雖然如此高定心中不穩又令一人來孔明寨中探聽虛實被伏路軍捉來見孔明孔明故意認做雍闓的人前將雍闓的人故意認作高定的人今又將高定的人故意認作雍闓的人巧妙之極喚入帳中問曰汝元帥既約下獻高定朱褒二人首級因何悞了日期汝這廝不精細如何做得細作妙在對高定的人說雍闓的話軍士含糊答應孔明以酒食賜之修密書一封付軍士曰汝持此書付雍闓教他早早下手休得悞事妙在使高定的人致雍闓的書細作拜謝而去回見高定呈上孔明之書說雍闓如此如此定看書畢大怒曰吾以眞心待之彼反欲害吾情理難容便喚鄂煥商議煥曰孔明乃仁人背之不祥孔明已先下種我等謀反作惡皆雍闓之故不如殺闓以投孔明皆在孔定曰如何下手煥曰可設一席令人去請雍闓彼若無異心必坦

然而來若其不來必有異心吾主可攻其前某伏于寨後小路候之闓可擒矣高定從其言設席請雍闓闓果疑前日放回軍士之言懼而不來與假書相合是夜高定引兵殺投雍闓寨中原來有孔明放回免死的人皆想高定之德乘時助戰又是孔明先下的棋雍闓軍不戰自亂闓上馬望山路而走行不二里鼓聲響處一彪軍出乃鄂煥也挺方天戟驟馬當先雍闓措手不及被煥一戟刺于馬下就梟其首級非鄂煥殺之亦非高定殺之是孔明殺之耳闓部下軍士皆降高定定引兩部軍來降孔明獻雍闓首級于帳下孔明高坐于帳上喝令左右推轉高定斬首報來讀至此令人不解其故定曰某感丞相大恩今將雍闓首級來降何故斬也孔明大笑曰汝來詐降敢瞞吾耶負是我瞞他反說他瞞我妙甚定曰丞相何以知吾詐降孔明于匣中取出一緘與高定曰朱褒已使人密獻降書說你與雍闓結生死之交豈肯一旦便殺此人吾故知汝詐也既假攻雍闓之書又假作朱褒之書一派是假定叫屈曰朱褒乃反間之計也不是朱褒反間實是孔明反間丞相

切不可信孔明曰吾亦難憑一面之辭汝若捉得朱褒方表真心（殺朱褒又只用高定殊不費力）定曰丞相休疑某去擒朱褒來見丞相若何孔明曰若如此吾疑心方息也高定即引部將鄂煥并本部兵殺奔朱褒營來比及離寨約有十里山後一彪軍到乃朱褒也（來得湊巧此處方出朱褒一齣）褒見高定軍來慌忙與高定答話定大罵曰汝如何寫書與諸葛丞相處使反間之計害吾耶褒目瞪口呆不能回答（雍闓妙在先知朱褒妙在不知）忽然鄂煥于馬後轉過一戟刺朱褒于馬下定厲聲而言曰如不順者皆戮之于是衆軍一齊拜降定引兩部軍來見孔明獻朱褒首級于帳下孔明大笑曰吾故使汝殺此二賊以表忠心（箕高定于股掌之上）遂命高定為益州太守總攝三郡令鄂煥為牙將三路軍馬已平（以上了卻三路）于是永昌太守王伉出城迎接孔明孔明入城已畢問曰誰與公守此城以保無虞伉曰某今日得此郡無危者皆賴永昌不韋人姓呂名凱字季平皆此人之力孔明遂請呂凱至凱入禮畢孔明曰久聞

公乃永昌高士多虧公保守此城今欲平蠻方公有何高見呂凱遂取一圖呈與孔明曰某自歷仕以來知南人欲反久矣故密遣人入其境察看可屯兵交戰之處畫成一圖名曰平蠻指掌圖蠻人已在掌中今敢獻與明公明公試觀之可為征蠻之一助也與張松獻圖前後相對○先主無張松不能入西川孔明無呂凱不能平孟獲孔明大喜就用呂凱為行軍教授兼鄉導官孔明于是提兵大進深入南蠻之境正行軍之次忽報天子差使命至孔明請入中軍但見一人素袍白衣而進乃馬謖也為兄馬良新亡因此挂孝馬良之死在此帶敘出來省筆之法謖曰奉主上敕命賜眾軍酒帛孔明接詔已畢依命一一給散遂留馬謖在帳敘話孔明問曰吾奉天子詔削平蠻方久聞幼常高見望乞賜教足見孔明虛心非今人所及謖曰愚有片言望丞相察之南蠻恃其地遠山險不服久矣雖今日破之明日復叛丞相大軍到彼必然平服但班師之日必用北伐曹丕蠻兵若知內虛其反必速算到北魏正合孔明意中之事夫用兵之道攻心為上攻城為下心

戰為上兵戰為下（此四語是兵法中之正言却是絕妙兵法又在孫吳之上）願丞相但服其心足矣（的的）（高見）孔明嘆曰幼常足知吾肺腑也於是孔明遂令馬謖為參軍即統大兵前進却說蠻王孟獲聽知孔明智破雍闓等遂聚三洞元帥商議第一洞乃金環三結元帥第二洞乃董荼那元帥第三洞乃阿會喃元帥（平了三郡却又生出三洞來正與三郡相對）三洞元帥入見孟獲獲曰今諸葛丞相領大軍來侵我境界不得不併力敵之汝三人可分兵三路而進如得勝者便為洞主於是分金環三結取中路董荼那取左路阿會喃取右路各引五萬蠻兵依令而行（前三郡分三路今三洞亦分三路前郡三路只是兩路厮殺今都一齊殺出去）却說孔明正在寨中議事忽哨馬飛報說三洞元帥分兵三路到來孔明聽畢即喚趙雲魏延至却都不分付（不分付却是勝于分付）更喚王平馬忠至（馬忠有二一為吳之馬忠一為蜀之馬忠吳之馬忠已死此乃蜀之馬忠也）囑之曰今蠻兵三路而來吾欲令子龍文長去此二人不識地理未敢用之（孔明慣用激將之法）王平可往左路迎敵馬忠可往右路迎敵吾却使子龍文

長隨後接應今日整頓軍馬來日平明進發二人聽令而去又喚張嶷張翼分付曰汝二人同領一軍往中路迎敵今日整點軍馬來日與王平馬忠約會而進吾欲令子龍文長去取奈二人不識地理故未敢用之（妙在又說一句再激他一激）張嶷張翼聽令去了趙雲魏延見孔明不用各有慍色孔明曰吾非不用汝二人但恐以中年涉險爲蠻人所算失其銳氣耳（此是第三番激他）趙雲曰倘我等識地理若何孔明曰汝二人只宜小心休得妄動（妙且止以激之也）二人快快而退趙雲請魏延到自己寨內商議曰吾二人爲先鋒却說不識地理而不肯用今用此後輩吾等豈不羞乎延曰吾二人只今就上馬親去探之捉住土人便教引進以敵蠻兵大事可成（皆在孔明算中）雲從之遂上馬逕取中路而來方行不數里遠遠望見塵頭大起二人上山坡看時果見數十騎蠻兵縱馬而來二人兩路冲出蠻兵見了大驚而走趙雲魏延各生擒幾人回到本寨以酒食待之却細問其故（不激不肯如此）蠻兵告曰前

面是金環三結元帥大寨正在山口寨邊東西兩路都通五溪洞（洞名）一箇并董荼那阿會喃右寨之後趙雲魏延聽（知此話）遂點精兵五千教擒來蠻兵引路比及起兵時已是二更天氣月明星朗趁着月色而行（有時忙中偏有閒筆寫星寫月也）剛到金環三結大寨之時約有四更（這行了兩箇更次）蠻兵方起造飯準備天明厮殺忽然趙雲魏延兩路殺入蠻兵大亂趙雲直殺入中軍正逢金環三結元帥交馬只一合被雲一鎗刺落下馬就梟其首級餘軍潰散魏延便分兵一半望東路抵董荼那寨來趙雲分兵一半望西路抵阿會喃寨來比及殺到蠻兵大寨之時天已平明（又殺了一箇更次）先說魏延殺奔董荼那寨來董荼那聽知寨後有軍殺至便引兵出寨拒敵忽然寨前門一聲喊起蠻兵大亂原來王平軍馬早已到了（明明是孔明教他接應魏延）兩下夾攻蠻兵大敗董荼那奪路走脫魏延追趕不上却說趙雲引兵殺到阿會喃寨後之時馬忠已殺至寨前（明明是孔明教他接應趙雲）兩下夾攻蠻兵大敗阿會喃乘亂走

脫各自收軍回見孔明孔明問曰三洞蠻兵走了兩洞之主金環三結元帥首級安在趙雲將首級獻功眾皆言曰董荼那阿會喃皆棄馬越嶺而去因此趕他不上孔明大笑曰二人吾已擒下了（奇幻之極）趙魏二人并諸將皆不信少頃張嶷解董荼那到張翼解阿會喃到（妙令人不解其故）眾皆驚訝孔明曰吾觀呂凱圖本已知他各人下的寨子故以言激子龍文長之銳氣故教深入重地先破金環三結隨即分兵左右寨後抄出以王平馬忠應之非子龍文長不可當此任也（此時抄極力讚他一句真神妙不測）吾料董荼那阿會喃必從便徑往山路而走故遣張嶷張翼以伏兵待之令關索以兵接應擒此二人（至此方纔說明）諸將皆拜伏曰丞相機算神鬼莫測孔明令押過董荼那阿會喃至帳下盡去其縛以酒食衣服賜之令各自歸洞勿得助惡（孔明自此以後只用此法）二人泣拜各投小路而去孔明謂諸將曰來日孟獲必然親自引兵廝殺便可就此擒之乃喚趙雲魏延至付與計策各引五千兵去了（前是貂使）

（此卜明道）又喚王平關索同引一軍授計而去孔明分撥已畢坐于帳上待之却說蠻王孟獲在帳中正坐忽哨馬報來說三洞元帥俱被孔明捉將去了部下之兵各自潰散獲大怒（不大驚而大怒便用其倔強）遂起蠻兵迤邐進發正遇王平軍馬兩陣對圓王平出馬橫刀望之只見門旗開處數百南蠻騎將兩勢擺開中間孟獲出馬頭頂嵌寶紫金冠身披纓絡紅錦袍腰繫碾玉獅子帶脚穿鷹嘴抹綠靴騎一匹捲毛赤兎馬懸兩口松紋鑲寶劍（寫得孟獲）（怕人乃見擒之非易縱之亦非易）昂然觀望回顧左右蠻將曰人每說諸葛亮善能用兵今觀此陣旌旗雜亂隊伍交錯刀鎗器械無一可能勝吾者始知前日之言謬也（在孟獲眼中寫出孔明誘敵）早知如此吾反多時矣誰敢去擒蜀將以振軍威言未盡一將應聲而出名喚忙牙長使一口截頭大刀騎一匹黃驃馬來取王平二將交鋒戰不數合王平便走（分明是誘敵）孟獲驅兵大進迤邐追趕關索略戰又走（又明明誘敵）約退二十餘里孟獲正追殺之間忽然喊聲大起

左有張嶷右有張翼兩路兵殺出截斷歸路（只道此二人為伏兵那知又有子龍交長在後）王平關索復兵殺回前後夾攻蠻兵大敗孟獲引部將死戰得脫望錦帶山而逃背後三路兵追殺將來獲正奔走之間前面喊聲大起一彪軍攔住為首大將乃常山趙子龍也獲見了大驚慌忙奔錦帶山小路而走子龍衝殺一陣蠻兵大敗生擒者無數孟獲止與數十騎奔入山谷之中背後追兵至近前面路狹馬不能行乃棄了馬匹爬山越嶺而逃忽然山谷中一聲鼓響乃是魏延受了孔明計策引五百步軍伏于此處孟獲抵敵不住被魏延生擒活捉了（前一張擒董阿用虛寫今魏延擒孟獲用實寫○此是一擒）從騎皆降魏延解孟獲到大寨來見孔明孔明早已殺牛宰羊設宴在寨却教帳中擺開七重圍子手刀鎗劍戟燦若霜雪又執御賜黃金鉞斧曲柄傘蓋前後羽葆鼓吹左右擺開御林軍布列得十分嚴整（令孟獲見漢官威儀）孔明端坐于帳上只見蠻兵紛紛攘攘解到無數孔明喚到帳中盡去其縛撫諭曰汝等皆是好

百姓不幸被孟獲所拘今受驚謊吾想汝等父母兄弟妻子必倚門而望若聽知陣敗定然割肚牽腸眼中流血吾今盡放汝等回去以安各人父母兄弟妻子之心言訖各賜酒食米糧而遣之一路只用此法蠻兵深感其恩泣拜而去孔明教喚武士押過孟獲來不移時前推後擁縛至帳前獲跪于帳下孔明曰先帝待汝不薄汝何敢背反獲曰兩川之地皆是他人所占地土汝主倚強奪之自稱為帝吾世居此處汝等無禮侵我土地何為反耶兩川之地亦不是你的孔明曰吾今擒汝汝心服否心字正與攻心之戰相應獲曰山僻路狹誤遭汝手如何肯服孔明曰汝既不服吾放汝去若何妙獲曰汝放我回去再整頓軍馬共决雌雄若能再擒吾吾方服也孔明即令去其縛與衣服穿了賜以酒食給與鞍馬差人送出路徑望本寨而去此是一縱正是

　寇入掌中還放去　人居化外未能降

未知再來交戰若何且看下文分解

第八十八回

渡瀘水再縛番王　識許降三擒孟獲

二擒孟獲即出師表所謂五月渡瀘者也詩云六月棲棲戎車是飭孔明之征南蠻其宣王之伐玁狁乎然深入不毛獨與薄伐玁狁至于太原者有異何哉蓋孟獲于初擒之時則有辭矣以爲彼來犯境而擒之不足以相服必深入彼境而擒之乃足以相服宣王不再傳而有驪山之禍正以未盡伐之之力耳

二擒之計已在一擒之中也何也董荼那阿會喃即初擒孟獲時之所縱也不必我擒之而彼之人自擒之彼之人自擒之而一如我之擒之孔明之不費力者在此孟獲之不肯服者亦在此

兵家有必敗之法非避之之難而犯之之難又非犯之之難而犯而避之之爲難如先主猇亭之兵屯于林木之間孔明瀘水之兵亦屯

于林木之間而先主敗而孔明勝者先主以此自愚而孔明以此愚敵也則犯之之妙也至于孟優內應孟獲外攻皆彼擒捉于是投寨多起盡渡瀘水並非復前日依山傍木之營則犯而避之之妙也不獨二擒止是一擒即三擒亦止是一擒也何也二擒孟獲之時使之遍觀各營虛實正欲其來攻而中我之計也則三擒之計亦于二擒時早伏之也三擒有相連而及之勢三縱亦有相連而及之勢三擒止是一擒而孟獲不服所以有三擒三擒又正是一擒而孟獲又不服所以有三縱云

馬岱自成都來而孔明用其力馬謖自成都來而孔明用其謀用其力所以分衆人之力也用其謀所以合一已之謀也知攻心之爲上是與孔明七縱之謀合知孟獲之詐降是與孔明三擒之謀合妙在皆不說明事後方見即今日讀者讀之亦不能則其玄機況當日孟

獲遇之安得不中其妙計乎

却說孔明放了孟獲衆將上帳問曰孟獲乃南蠻渠魁今幸被擒南方便定丞相何故放之孔明笑曰吾擒此人如囊中取物耳掌中物又卽囊中物直須降服其心自然平矣諸將聞言皆未肯信當日孟獲行至瀘水先在此處點瀘水正遇手下敗殘的蠻兵皆來尋探衆兵見了孟獲且驚且喜拜問曰大王如何能勾回來獲曰蜀人監我在帳中被我殺死十餘人乘夜黑而走正行間逢着一哨馬軍亦被我殺之奪了此馬因此得脫背地出醜之事在人前遮瞞得乾乾淨淨何近日孟獲之多也衆皆大喜擁孟獲渡了瀘水下住寨柵會集各洞酋長陸續招聚原放回的蠻兵約有十餘萬騎此時董荼那阿會喃已在洞中前三郡太守殺其二而存其一今三洞元帥殺其一而存其二孟獲使人去請二人懼怕只得也引洞兵來孟獲何等倔強二人何等疲軟獲傳令曰吾已知諸葛亮之計矣不可與戰戰則中他詭計彼川兵遠來勞苦況卽日天炎彼兵豈能久住吾兵有此瀘水之險將船筏

盡拘在南岸一帶皆築土城深溝高壘看諸葛亮如何施謀（蠻子膽怯）衆酋長從其計盡拘船筏于南岸一帶築起土城有依山傍崖之地高竪敵樓樓上多設弓弩砲石準備久處之計粮草皆是各洞供運孟獲以爲萬全之策坦然不憂（蠻子膽大）却說孔明提兵大進前軍已至瀘水哨馬飛報說瀘水之內並無船筏又兼水勢甚急隔岸一帶築起土城皆有蠻兵把守時値五月天氣炎熱南方之地分外炎酷軍馬衣甲皆穿不得（南方屬火故也彷彿似西遊記火焰山）孔明自至瀘水邊觀畢回到本寨聚諸將至帳中傳令曰今孟獲兵屯瀘水之南深溝高壘以拒我兵吾旣提兵至此如何空回汝等各各引兵依山傍樹揀林木茂盛之處與我將息人馬（先主在猇亭亦屯于林木茂盛之處但孔明不是連營耳）乃遣呂凱離瀘水百里揀陰凉之地分作四箇寨子使王平張嶷張翼關索各守一寨內外皆搭草棚遮蓋馬匹將士乘凉以避暑氣蔣琬看了大問孔明曰某看呂凱所造之寨甚不好正犯先帝昔日敗于東吳

時之地勢矣（回顧前文）倘蠻兵偷渡瀘水前來劫寨若用火攻如何解救孔明笑曰公勿多疑吾自有妙算（可知孔明在亭必不被燒）蔣琬等皆不曉其意忽報蜀中差馬岱解暑藥并糧米到孔明令入岱叅拜畢一面將米藥分派四寨（此時用得幾服香薷飲）孔明問曰汝將帶多少軍來馬岱曰有三千軍孔明曰吾軍累戰疲困欲用汝軍未知肯向前否岱曰皆是朝廷軍馬何分彼我丞相要用雖死不辭（說出了箇死字果應下文死了一半）孔明曰今孟獲拒住瀘水無路可渡吾欲先斷其糧道令彼軍自亂岱曰如何斷得孔明曰離此一百五十里瀘水下流沙口此處水漫可以扎筏而渡之（觀呂凱圖本瀘水急慢亦多曉得）汝提本部三千軍渡水直入蠻洞先斷其糧然後會合董荼那阿會喃兩箇洞主便為內應不可有悞（亦如前卷中之用鄂煥）馬岱欣然去了領兵前到沙口驅兵渡水因見水淺大半不下筏只裸衣而過半渡皆倒急救傍岸口鼻出血而死（彷彿西遊記通天河）馬岱大驚連夜回告孔明孔明隨喚鄉導土人問之土人曰目今炎

天毒聚瀘水日間甚熱毒氣正發有人渡水必中其毒或飲此水其人必死若要渡時須待夜靜水冷毒氣不起飽食渡之方可無事（此又呂凱圖中所未及）孔明遂令土人引路又選精壯軍五六百隨着馬岱來到瀘水沙口扎起木筏半夜渡水果然無事岱領着二千壯軍令土人引路徑取蠻洞運糧總路口夾山峪而來那夾山峪兩下是山中間一條路只容一人一馬而過（與後文登艾渡陰平略彷彿相似）馬岱占了夾山峪分撥軍士立起寨柵洞蠻不知正解糧到被岱前後截住奪糧百餘車蠻人報入孟獲大寨中此時孟獲在寨中終日飲酒取樂不理軍務（如避暑九成宮）謂眾酋長曰吾若與諸葛亮對敵必中奸計今靠此瀘水之險深溝高壘以待之蜀人受不過酷熱必然退走那時吾與汝等隨後擊之便可擒諸葛亮也言訖呵呵大笑（蠻子且擾作樂苦便到也）忽然班內一酋長曰沙口水淺倘蜀兵透漏過來深為利害當分軍守把獲笑曰汝是本處土人如何不知吾正要蜀兵來渡此水渡則必死

水中矣（土人之語又在孟獲口中說一遍）曾長又曰尚有土人說與夜渡之法當復何如獲曰不必多疑吾境內之人安肯助敵人耶（痴蠻子）正言之間忽報蜀兵不知多少暗渡瀘水絕斷了夾山糧道打着平北將軍馬岱旗號（馬岱名字妙在旗號上看出○平北將軍今作平南將軍矣）獲笑曰量此小輩何足道哉即遣副將忙牙長引三千兵投夾山峪來郤說馬岱望見蠻兵已到遂將二千軍擺在山前兩陣對圓忙牙長出馬與馬岱交鋒只一合被岱一刀斬于馬下（蠻子無用）蠻兵大敗走回來見孟獲細言其事獲喚諸將問曰誰敢去敵馬岱言未畢董荼那出曰某願往孟獲大喜遂與三千兵而去獲又恐有人再渡瀘水即遣阿會喃引三千兵去守把沙口郤說董荼那引蠻兵到了夾山峪下寨馬岱引兵來迎部內軍有認得是董荼那說與馬岱如此如此（妙在部下人認得不然馬岱如何知之方知孔明撥與岱五六百軍正爲此時用也）岱縱馬向前大罵曰無義背恩之徒吾丞相饒汝性命今又背反豈不自羞董荼那滿面慚愧無言可答不戰而退（蠻子

原有良心馬岱搬殺一陣而回董荼那回見孟獲曰馬岱英雄抵敵不住獲大怒曰吾知汝原受諸葛亮之恩今故不戰而退正是賣陣之計喝教推出斬了衆酋長再三哀告方纔免死叱武士將董荼那打了一百大棍放歸本寨孟獲最偏之道諸多酋長皆來告董荼那曰我等雖居蠻方未嘗敢犯中國中國亦不曾侵我今因孟獲勢力相逼不得已而造反想孔明神機莫測曹操孫權尚自懼之何況我等蠻方乎明是說孔明之智況我等皆受其活命之恩無可爲報明是說孔明之仁今欲捨一死命殺孟獲去投孔明以免洞中百姓塗炭之苦勢所必然董荼那曰未知汝等心中若何內有原蒙孔明放回的人一齊同聲應曰願往於是董荼那手執鋼刀引百餘人直奔大寨而來時孟獲大醉於帳中董荼那引衆人持刀而入帳下有兩將侍立董荼那以刀指曰汝等亦受諸葛丞相活命之恩宜當報効二將曰不須將軍下手某當生擒孟獲去獻丞相豈皆在孔明手於是一齊入帳將孟獲執縛已定押到瀘水

過蠻船直過北岸（蠻子此時却識不過了此是二擒）先使人報知孔明却請孔明已有細作人知此事下是密傳號令教各寨將士整頓軍器方教爲首酋長解孟獲大來其餘皆回本寨聽候董荼那先入中軍見孔明細說其事孔明重加賞勞用好言撫慰遣董荼那引衆酋長去了然後令刀斧手推孟獲入孔明笑曰汝前者有言但再擒得便肯降服今日如何獲曰此非汝之能也乃吾手下之人自相殘害以致如此如何肯服（蠻子蠻硬偏會解說）孔明曰吾今再放汝去若何（妙）孟獲曰吾雖蠻人頗知兵法若丞相端的肯放吾回洞中吾當率兵再決勝負若丞相這番再擒得我那時傾心吐膽歸降並不敢改移也（厮他此副老面皮）孔明曰這番生擒如又不服必無輕恕令左右去其繩索仍前賜以酒食列坐于帳上（前但賜酒今又賜坐第二番更是加厚）孔明曰吾自出茅廬戰無不勝攻無不取汝蠻邦之人何爲不服（第二番放他偏有許多說話）獲默然不答孔明酒後喚孟獲同上馬出寨看視諸營寨柵所屯糧草所積軍器[illegible]

教他看虛實妙孔明指謂孟獲曰汝不降吾真愚人也吾有如此之精兵猛將糧
草兵器汝安能勝吾哉汝若早降吾當奏聞天子令汝不失王位子子孫
孫永鎮蠻邦意下若何獲曰某雖肯降怎奈洞中之人未肯心服若丞相
肯放回去就當招安本部人馬同心合胆方可歸順蠻子說謊孔明忻然又與
孟獲回到大寨飲酒至晚獲辭去孔明親自送至瀘水邊以船送獲歸寨
此是三縱孟獲來到本寨先伏刀斧手于帳下差心腹人到董荼那阿會喃寨
中只推孔明有使命至將二人賺到大寨帳下盡皆殺之棄屍于澗蠻子好狠
孟獲隨即遣親信之人守把隘口自引軍出了夾山峪要與馬岱交戰都
並不見一人及問土人皆言昨夜盡搬糧草復渡瀘水歸大寨去了孔明撤回
馬岱却在孟獲一邊虛寫獲再回洞中與親弟孟優商議曰如今諸葛亮之虛實吾已
盡知汝可去如此如此已在孔明筭中孟優領了兄計引百餘蠻兵搬載金珠寶
貝象牙犀角之類渡了瀘水逕投孔明大寨而來方纔過了河時前面鼓

角齊鳴一彪軍擺開為首大將乃馬岱也（此時忽然又見馬岱出寫得出沒不測）孟優大驚但問了來情令在外廂差人來報孔明孔明正在帳中與馬謖呂凱蔣琬費禕等共議平蠻之事忽帳下一人報稱孟獲差弟孟優來進寶見孔明回顧馬謖曰汝知其來意否謖曰不敢明言容某暗寫于紙上呈與丞相看合鈞意否（與孔明周郎各寫火字于掌中彷彿相似）孔明從之馬謖寫訖呈與孔明孔明看畢撫掌大笑曰擒孟獲之計吾已差派下也汝之所見正與吾同（妙在不敘出所說何語令讀者自知之）遂喚趙雲入向耳畔分付如此如此又喚魏延入亦低言分付又喚王平馬忠關索入亦密密地分付各人受了計策皆依令而去（妙在不敘出所用何計待後文方見）方召孟優入帳優再拜于帳下曰家兄孟獲感丞相活命之恩無可奉獻輒具金珠寶貝若干權為賞軍之資續後別有進貢天子禮物（前說手下人不肯降今却手下人先來明明是詐）孔明曰汝兄今在何處優曰為感丞相天恩逕往銀坑山中（銀坑山先在此處點出為後文伏線）收拾寶物去了少時便回來也孔明曰

汝帶多少人來優曰不敢多帶只是隨行百餘人皆運貨物者孔明盡教入帳看時皆是青眼黑面黃髮紫鬚耳帶金環髼頭跣足身長力大之士名為波斯獻寶却是夜叉作怪孔明就令隨席而坐教諸將勸酒殷勤相待却說孟獲在帳中專望回音忽報有二人回了喚入問之具說諸葛亮受了禮物大喜將隨行之人皆喚入帳中殺牛宰羊設宴相待二大王令某密報大王今夜二更裏應外合以成大事孟獲所受之計至此方纔敘明孟獲聽知甚喜即點起三萬蠻兵分為三隊獲喚各洞酋長分付曰各軍盡帶火具今晚到了蜀寨時放火為號吾當自取中軍以擒諸葛亮痴蠻子說得如此容易諸多蠻將受了計策黃昏左側各渡瀘水而來孟獲帶領心腹蠻將百餘人徑投孔明大寨于路並無一軍阻當前至寨門獲驅眾將驟馬而入乃是空寨並不見一人孔明分付諸將之計亦至此方纔說明獲撞入中軍只見帳中燈燭熒煌孟優并番兵盡皆醉倒蠻子原來孟優被孔明教馬謖呂凱二人管待令樂人搬做雜劇殷

勸酒內下藥盡皆昏倒渾如醉死之人（[illegible]）孟獲入帳問之內有醒者但指口而已（好看）獲知中計急救了孟優等一千人卻待奔回中隊前面喊聲大震火光驟起蠻兵各自逃竄一彪軍殺到乃是蜀將王平獲大驚急奔左隊時火光沖天一彪軍殺到為首蜀將乃是魏延獲慌忙望右隊而來只見火光又起又一彪軍殺到為首蜀將乃是趙雲（三將之來寫得參差錯落）三路軍夾攻將來四下無路孟獲棄了軍士匹馬望瀘水而走正見瀘水上數十個蠻兵駕一小舟獲慌令近岸人馬方纔下船一聲號起將孟獲縛住（此是三擒）原來馬岱受了計策引本部兵扮作蠻兵撐船在此誘擒孟獲（前未敘孔明分付馬岱卻于此處補出）于是孔明招安蠻兵降者無數孔明一一撫慰並不加害（一路多用此法）就教救滅了餘火須臾馬岱擒孟獲至（此是前文所合用虛寫）趙雲擒孟優至（此是前文未敘用虛寫）魏延馬忠王平關索擒諸洞酋長至（馬忠關索于此補出其諸洞酋長亦用虛寫）孔明指孟獲而笑曰汝先令汝弟以禮詐降如何瞞得吾過今番

又被我擒汝可服否獲曰此乃吾弟貪口腹之故誤中汝毒因此失了大事吾若自來弟以兵應之必然成功此乃天敗非吾之不能也如何肯降每次不服必有一般解說壹子油嘴〇極是今日低棋輸了到底不服輸孔明曰今已三次如何不服孟獲低頭無語孔明笑曰吾再放汝回去妙孟獲曰丞相若肯放吾兄弟回去收拾家下親丁和丞相大戰一塲那時擒得方纔死心塌地而降孔明曰再若擒住必不輕恕汝可小心在意勤攻韜畧之書再整親信之士早用良策勿生後悔十分調笑十分作樂遂令武士去其繩索放起孟獲并孟優及各洞酋長一齊都放孟獲等拜謝去了此是三縱此時蜀兵已渡瀘水孟獲等過了瀘水只見岸口陳兵列將旗幟紛紛獲到營前馬岱高坐以劍指之曰這番拏住必無輕放前兩番賜酒賜坐今第三番又是換一樣面孔矣孟獲到了自己寨時趙雲早已襲了此寨布列兵馬雲坐于大旗下按劍而言曰丞相如此相待休忘大恩馬岱出之言純是剛趙雲之言剛中帶婉孟獲喏喏連聲而去將出界口山坡魏延引一千精

兵擁石坡上勒馬揚鞭而言曰吾今已深入巢穴奪汝險要汝尚自愚迷
抗拒大軍這回拏住碎屍萬段決不輕饒（趙雲之言畧寬魏延之言又剛真是三收三放孟獲矣）
抱頭鼠竄望本洞而去後人有詩讚曰

五月驅兵入不毛　月明瀘水瘴烟高
誓將雄畧酬三顧　豈憚征蠻七縱勞

却說孔明渡了瀘水下寨已畢大賞三軍聚諸將于帳下曰孟獲第二番擒來吾令遍觀各營虛實正欲令其來刼營也吾知孟獲頗曉兵法吾將兵馬糧草炫耀是令孟獲有吾破綻必用火攻彼令其弟詐降欲為內應耳吾三番擒之而不殺誠欲服其心不欲滅其類也（上項事此處方纔說明）吾今明告汝等勿得辭勞可用心報國（又激勸衆人是孔明妙處）衆將拜伏曰丞相智仁勇三者足備雖子牙張良不能及也孔明曰吾今安敢望古人皆賴汝等之力共成功業耳（又奬勸衆人皆是孔明妙處）帳下諸將聽得孔明之言盡皆喜悅却說

孟獲受了三擒之氣（還虧蠻子肚皮大着得這許多氣）忿忿歸到銀坑洞中即差心腹人齎金珠寶貝往八番九十三甸等處并蠻方部落借使牌刀獠丁軍健數十萬（蠻子引出無数蠻子來）剋日齊備各隊人馬雲堆霧擁俱聽孟獲調用伏路軍探知其事來報孔明孔明笑曰吾正欲令蠻兵皆至見吾之能也遂上小車而行正是

若非洞主威風猛　怎顯軍師手段高

不知勝負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第八十九回

武鄉侯四番用計　南蠻王五次遭擒

瀘水之險不可徒涉西洱河之險不可方舟可謂險之極矣不謂又有啞泉柔泉黑泉滅泉之惡尤有甚焉南方偏火炎天如火蜀兵方苦于火而忽又苦于水真有出于意料之外者能南方險阻出于意

料之外乃愈顯孟相功績出于意料之外耳四擒孟獲以假棄舊寨爲欲退之勢而擒之是以退爲進也五擒孟獲以深入重地爲不可退之勢而擒之是以進爲進也五擒之難倍難于四擒則五縱之難亦倍難于四縱于四擒見孔明之智于五擒見孔明之勇于四縱五縱見孔明之仁

孔明乃先主之所謂水也而有四泉以難孔明則是以水厄水矣又有二溪以助孔明則又以水濟水矣至于拜井出泉而水又自能生水然則蜀人之有孔明其亦如魚之得水乎

每讀封神演義滿紙仙道滿目鬼神覺姜子牙竟一無所用不若三國志中之偶一見之也如伏波顯聖山神指迷入山求草祝井出泉未嘗不仰邀神助恍遇仙翁然不可無一不容有二使盡賴鬼謀何以見人謀之善使盡仗仙力何以見人力之奇哉

文章之妙妙在極熱時寫一冷人極忙中寫一閒景如萬安隱者飄飄然有世外之風其地則柏澗松巖其人則肯冠藜杖孔明之遇之殆與先主之遇水鏡劉琦之問紫虛陳震之詣青城幾相彷彿矣然先主遇水鏡于難後孔明則求萬安于難中紫虛青城未常賴之以救救萬安則實賴之以救死是彼雖極閒而見者之心極忙彼雖極冷而見者之心極熱又不似前三人之有意無意爲可見可不見之人也最相類又最不相類豈非絕世奇事絕世奇文孔明之見隱者不足奇而奇莫奇于即孟獲之兄也有四泉之惡即有二溪之美以爲之反有助虐之孟優即有助善之孟節以爲之反地既有之人亦宜然然我謂孟獲之五擒而不服者正在此何也納孟獲之弟之詐降以誘孟獲與以孟獲誘孟獲無異也賴孟獲之兄之相救以制孟獲與以孟獲制孟獲無異也以孟獲誘孟獲而孟獲不服以孟獲制

孟獲愈不服若以孔明勝孟獲而孟獲始傾心摺服則吾得而更覩五縱之後矣

却說孔明自駕小車引數百騎前來探路前有一河名曰西洱河水勢雖慢並無一隻船筏孔明令伐木爲筏而渡其木到水皆沉（東方有弱水南方亦有弱水）孔明遂問呂凱凱曰聞西洱河上流有一山其山多竹大者數圍可令人伐之于河上搭起竹橋以渡軍馬孔明即調三萬人入山伐竹數十萬根順水放下于河面狹處搭起竹橋闊十餘丈（渡瀘水尚可用筏渡此處只可搭橋比前又險）乃謂大軍于河北岸一字兒下寨便以爲壕塹以浮橋爲門壘土爲城過橋南岸一字下三個大營以待蠻兵（倚竹橋爲寨全賴筏片之力）却說孟獲引數十萬蠻兵恨怒而來將近西洱河孟獲引前部一萬刀牌獠丁直扣前寨搦戰孔明頭帶綸巾身披鶴氅手執羽扇乘駟馬車左右衆將簇擁而出（一邊忿怒一邊安閒相形之下好看煞人）孔明見孟獲身穿犀皮甲頭頂朱紅盔左手挽牌右手執刀騎

赤毛牛（又是一樣打扮）口中辱罵手下萬餘洞丁各舞刀牌往來冲突孔明急令退回本寨四面緊閉不許出戰蠻兵皆裸衣赤體直到寨門前叫罵（蠻子一味蠻罵）諸將大怒皆來禀孔明某等情願出寨决一死戰孔明不許諸將再三欲戰孔明止曰蠻方之人不遵王化今此一來狂惡正盛不可迎也且宜堅守數日待其猖獗少懈吾自有妙策破之（蠻人正使蠻性須要讓他頭勢）于是蜀兵堅守數日孔明在高阜處探之窺見蠻兵已多懈怠乃聚諸將曰汝等敢出戰否衆將欣然要出孔明先喚趙雲魏延入帳向耳畔低言分付如此如此二人受了計策先去却喚王平馬忠入帳受計去了（此兩路受計不教明白）又喚馬岱分付曰吾今棄此三寨退過河北吾軍一退汝可便拆浮橋移于下流却渡趙雲魏延軍馬過河來接應岱受計而去又喚張翼曰吾軍退去寨中多設燈火孟獲知之必來追趕汝却斷其後張翼受計而退（此兩路受計先說明白又是）孔明只教關索護車衆軍退去寨中多設燈火蠻兵望見不

敢冲突次日平明孟獲引大隊蠻兵逕到蜀寨之時只見三個大寨皆無人馬于內棄下粮草車仗數百餘輛孟優曰諸葛棄寨而走莫非有計否孟獲曰吾料諸葛亮棄輜重而去必因國中有緊急之事若非吾侵定是魏伐故虛張燈火以為疑兵棄車仗而去也看這般光景必然料此此處蠻子原不呆可速追之不可錯過于是孟獲自驅前部直到西洱河邊望見河北岸上寨中旗幟齊整如故燦若雲錦沿河一帶又設錦城蠻兵哨見皆不敢進獲謂優曰此是諸葛亮懼吾追趕故就河北岸少住不二日必走矣蠻子亦會猜但孔明手法太高故猜不着耳遂將蠻兵屯于河岸又使人去山上砍竹為筏以備渡河却將敢戰之兵皆移于寨前面却不知蜀兵早已入自己之境只一句輕輕點出方知前所囑趙雲魏延之計乃此計也是日狂風大起四壁廂火明鼓響蜀兵殺到蠻兵獠丁自相冲突孟獲大驚急引宗族洞丁殺開條路逕奔舊寨忽一彪軍從寨中殺出乃是趙雲來得突兀獲慌忙回西洱河望山僻處而走又一彪軍殺出乃是

馬岱（此處方知所授馬岱之計）孟獲只剩得數十個敗殘兵望山谷中而逃見南北西三處塵頭火光因此不敢前進（此處火光是王平馬忠姚在虛寫令讀者自知）只得望東奔走方纔轉過山口見一大林之前數十從人引一輛小車車上端坐孔明呵呵大笑曰蠻王孟獲天敗至此吾已等候多時也（作樂得他好）獲大怒回顧左右曰吾遭此人詭計受辱三次今幸得這裏相遇汝可奮力前去連人帶馬砍為粉碎（痴蠻子只怕踏了空）數騎蠻兵猛力向前孟獲當先吶喊搶到大林之前吃踏一聲踏了陷坑一齊塌倒大林之內轉出魏延引數百軍來一個個拖出用索縛定（此是四擒）孔明先到寨中招安蠻兵并諸甸酋長洞丁此時大半皆歸本鄉去了除死傷外其餘盡皆歸降孔明以酒肉相待以好言慰撫盡令放回（到底只用此法）蠻兵皆感嘆而去少頃張翼解孟優至（擒孟優只用虛寫）孔明誨之曰汝兄愚迷汝當諫之今被吾擒了四番有何面目再見人耶孟優羞慚滿面伏地告求免死孔明曰吾殺汝不在今日吾且饒汝性命勸

諭汝兄令武士解其縲索放起孟優優泣拜而去（先打發去一箇）不一時魏延解
孟獲至孔明大怒曰你今番又被吾擒了有何理說（此時又是一樣面孔）獲曰吾今
悞中詭計死不瞑目孔明叱武士推出斬之（此時又是一樣做法若只管賜酒食善言勸之便沒趣矣）
獲全無懼色回顧孔明曰若敢再放吾回去必然報四番之恨（蠻子真是蠻皮）孔
明大笑令左右去其縛賜酒壓驚就坐于帳中（先硬後軟）孔明問曰吾今四次
以禮相待汝尚然不服何也獲曰吾雖是化外之人不似丞相專施詭計
吾如何肯服（蠻子偏會強嘴）孔明曰吾再放汝回去復能戰乎獲曰丞相若再擎
住吾吾那時傾心降服盡獻本洞之物犒軍誓不反亂（蠻子偏會括脫）孔明即笑
而遣之獲忻然拜謝而去（此是四縱）了是聚得諸洞壯丁數千人望南迤邐而
行早望見塵頭起處一隊兵到乃是兄弟孟優重整殘兵來與兄報仇（兩人
一樣蠻皮）兄弟二人抱頭相哭訴說前事優曰我兵屢敗蜀兵屢勝難以抵當
只可就山陰洞中退避不出蜀兵受不過暑氣自然退矣獲問曰何處可

避優曰此去西南有一洞名曰禿龍洞洞主朶思大王洞名人名宛似西遊記上名色與弟甚厚可投之于是孟獲先教孟優到禿龍洞禿龍當卧龍爭見了朶思大王朶思慌引洞兵出迎孟獲入洞禮畢訴說前事朶思曰大王寬心若蜀兵到來令他一人一騎不得還鄉與諸葛亮皆死于此處說得利害竟似洞中妖怪聲口獲大喜問計于朶思朶思曰此洞中止有兩條路東北上一路就是大王所來之路地勢平坦土厚水甜人馬可行若以木石壘斷洞口雖有百萬之衆不能進也關門塞洞洞不算好漢西北上有一條路山險嶺惡道路窄狹其中雖有小路多藏毒蛇惡蝎黃昏時分烟瘴大起直至巳午時方收與瀘水可以夜渡者又不同惟未申酉三時可以往來水不可飲人馬難行此處更有四個毒泉一名啞泉其水頗甜人若飲之則不能言不過旬日必死人之嘵嘵多言者當令飲此二曰滅泉此水與湯無異人若沐浴則皮肉皆爛見骨必死今之好癡大甚者當令遇此三曰黑泉其水微清人若賤之在身則手足皆黑而死若此泉恐世人[illegible]四曰

柔泉其水如冰人若飲之咽喉無煖氣身軀軟弱如綿而死（甚者當令飲）

此處蟲鳥皆無惟有漢伏波將軍曾到（此處先點伏波一句爲下文孔明禱伏波伏線）自此以後更無一人到此今蠻斷東北大路令大王穩居敝洞若蜀兵見東路截斷必從西路而入于路無水若見此四泉必然飲水雖百萬之衆皆無歸矣何用刀兵耶（孔明慣用火攻朶思卻欲以水勝）孟獲大喜以手加額曰今日方有容身之地又望北指曰任諸葛神機妙算難以設施四泉之水足以報敗兵之恨也（先主以孔明爲水誰知好水又遇着惡水）自此孟獲孟優終日與朶思大王筵宴卻說孔明連日不見孟獲兵出遂傳號令教大軍離西洱望南進發此時正當六月炎天其熱如火（與上文五月渡瀘相應○火字與水字正相應）有後人咏南方苦熱詩曰

山澤欲焦枯　火光覆太虛　不知天地外　暑氣更何如

又有詩曰

赤帝施權柄　陰雲不敢生　雲蒸孤鶴喘　海熱巨鰲驚

忍捨溪邊坐　慵抛竹裏行　如何沙塞客　擐甲復長征

孔明統領大軍正行之際忽哨馬飛報孟獲退往禿龍洞中不出將洞口要路壘斷內有兵把守山惡嶺峻不能前進孔明請呂凱問之凱曰某曾聞此洞有條路寔不知詳細（四泉悉亦圖中之所未詳）蔣琬曰孟獲四次遭擒既已喪膽安敢再出況洞兵氣炎熱軍馬疲乏征之無益不如班師回國孔明曰若如此正中孟獲之計也吾軍一退彼必乘勢追之今已到此安有復回之理○（此時之勢騎虎難下入而不能出矣）遂令王平領數百軍為前部却教新降蠻兵引路尋西北小徑而入前到一泉人馬皆渴爭飲此水王平探有此路回報孔明比及到大寨之時皆不能言但指口而已（與孟優等中酒毒以手指口前後相對）孔明大驚知是中毒遂自駕小車引數十人前來看時見一潭清水深不見底水氣凜凜軍不敢試孔明下車登高望之四面峰嶺鳥雀不聞心中大疑忽望見遠遠山岡之上有一古廟孔明攀藤附葛而到見一石屋之中塑

一將軍端坐旁有石碑乃是伏波將軍馬援之廟因平蠻到此土人立廟祀之（此處忽然遇着馬超馬岱之祖）孔明再拜曰亮受先帝託孤之重今承聖旨到此平蠻欲待蠻方既平然後伐魏吞吳重安漢室（大主意）今軍士不識地理誤飲毒水不能出聲萬望尊神念本朝恩義通靈顯聖護佑三軍祈禱已畢出廟尋土人問之隱隱望見對山一老叟扶杖而來形容甚異（來得奇與陸遜遇黃承彥頗相似）孔明請老叟入廟禮畢對坐於石上孔明問曰丈者高姓老叟曰老夫久聞大國丞相隆名幸得拜見蠻方之人多蒙丞相活命皆感恩不淺孔明問泉水之故老叟答曰君所飲水乃啞泉之水也飲之難言數日而死此泉之外又有三泉東南有一泉其水至冷人若飲之咽喉無煖氣身軀軟弱而死名曰柔泉正南有一泉人若濺之在身手足皆黑而死名曰黑泉西南有一泉沸如熱湯人若浴之皮肉盡脫而死名曰滅泉（又將四泉歷敍一遍卻與朵思大王所敍處有參差前後文法變換處）有此四泉毒氣所聚無藥可治又煙瘴甚起

惟未申酉三個時辰可往來餘者時辰皆瘴氣密布觸之即死（亦與朵思之言相應）孔明曰如此則蠻方不可平矣蠻方不平安能併吞吳魏再興漢室有負先帝託孤之重生不如死也（讀者至此已是水窮山盡）老叟曰丞相勿憂老夫指引一處可以解之（忽然絕處逢生）孔明曰老丈有何高見望乞指教老叟曰此去正西數里有一山谷入內行二十里有一溪名曰萬安溪（只萬安二字便可破得四泉名色）上有一高士號為萬安隱者（人以溪名乎溪以人名乎）此人不出溪有數十年矣其草菴後有一泉名安樂泉（只安樂二字又可破得四泉名色）人若中毒汲其水飲之即愈有人或生疥癩或感瘴氣于萬安溪內浴之自然無事（以水治水以一水治四水）更兼菴前有一等草名曰薤葉芸香（好名色）人若口含一葉則瘴氣不染（草頭郎中賽過服藥）丞相可速往求之孔明拜謝問曰承丈者如此活命之德感刻不勝願聞高姓老叟入廟曰吾乃本處山神奉伏波將軍之命特來指引言訖喝開廟後石壁而入（前有關公顯聖此處有伏波顯聖關公自顯聖伏波使山神顯聖伏[illegible]）孔明驚訝不已再拜

廟神嚮傳路上車回到大寨次日孔明備信香禮物引王平及衆啞軍連夜望山神所言去處迤邐而進入山谷小徑約行二十餘里但見長松大栢茂竹奇花環遶一庄籬落之中有數間茅屋聞得馨香噴鼻又是一箇水鏡莊卧龍岡也孔明大喜到庄前扣戶有一小童出孔明方欲通姓名早有一人竹冠草履白袍皂縧碧眼黃髮忻然出曰來者莫非漢丞相否又與紫虛上人青城老叟一樣風致孔明笑曰高士何以知之隱者曰久聞丞相大纛南征安得不知遂邀孔明入草堂禮畢分賓主坐定孔明告曰亮受昭烈皇帝託孤之重今承嗣君聖旨領大軍至此欲服蠻邦受歸王化不期孟獲潛入洞中軍士誤飲啞泉之水夜來衆皆伏波將軍顯聖言高士有藥泉可以治之望乞矜念賜神水以救衆兵殘生水火不求人孰知此時求水亦甚貴隱者曰量老夫山野廢人何勞丞相枉駕此泉就在菴後教取來飲于是童子引王平等一起啞軍來到溪邊汲水飲之隨即吐出惡涎便能言語如今之服半夏者飲着生薑湯童子又引衆

軍到萬安溪中沐浴隱者于庵中進柏子茶松花菜以待孔明（百忙中却偏敘出隱士清冷之况令人煩襟頓滌）隱者告曰此間蠻洞多毒蛇惡蝎柳花飄入溪泉之間水不可飲但掘地為泉汲水飲之方可孔明求薤葉芸香隱者令衆軍盡意採取各人口含一葉自然瘴氣不侵（留香草根何如此草之妙）孔明拜求隱者姓名隱者笑曰某乃孟獲之兄孟節是也（說出姓名令人一嚇）孔明愕然隱者又曰丞相休疑容伸片言某一父母所生三人長即老夫孟節次孟獲又次孟優父母皆亡二弟強惡不歸王化某屢諫不從故更名改姓隱居于此（兄弟之不得如此可嘆）今辱弟造反又勞丞相深入不毛之地如此生受孟節合該萬死故先于丞相之前請罪孔明嘆曰方信盜跖下惠之事今亦有之遂與孟節曰吾申奏天子立公為王可乎節曰為嫌功名而逃于此豈復有貪富貴之意（泰伯讓天下而逃之蠻方此蠻又讓蠻王之位而逃之深山其始比泰伯之讓而更甚耶名之曰節真不愧其名）孔明乃具金帛贈之孟節堅辭不受孔明嗟嘆不已拜別而回後人有詩曰

高士幽棲獨閉關　武侯曾此破諸蠻
至今古木無人境　猶有寒烟鎖舊山

孔明回到大寨之中令軍士掘地取水掘下二十餘丈並無滴水凡掘十餘處皆是如此軍士驚慌（又作一折合讀者再吃一驚）孔明夜半焚香告天曰臣亮不才仰承大漢之福受命平蠻今途中乏水軍馬枯渴倘上天不絕大漢即賜甘泉若氣運已終臣亮等願死于此處是夜祝罷平明視之皆得滿井甘泉（與後文司馬懿祝井遙相對照）後人有詩曰

為國平蠻統大兵　心存正道合神明
耿恭拜井甘泉出　諸葛虔誠水夜生

孔明軍馬既得甘泉遂安然由小徑直入禿龍洞前下寨蠻兵探知來報孟獲曰蜀兵不染瘴疫之氣又無枯渴之患諸泉皆不應（孟獲不是失地利乃失人和耳）朶思大王聞知出洞自與孟獲來高山望之只見蜀兵安然無事大桶小

擔搬運水漿飲馬造飯朵思見之毛髮聳然回顧孟獲曰此乃神兵也此有處疑爲神兵便生出後文神獸來獲曰吾兄弟二人與蜀兵決一死戰就須于軍前安肯束手受縛朵思曰若大王兵敗吾妻子亦休矣當殺牛宰馬大賞洞丁不避水火直冲蜀寨方可得勝于是大賞蠻兵正欲起程讀者至此必謂有一場大廝殺矣不知下文竟不消厮殺得忽報洞後迤西銀治洞二十一洞主楊鋒引三萬兵來助戰讀者至此必謂下文又有一場助戰矣不知却是相反孟獲大喜曰隣兵助我我必勝矣即與朵思大王出洞迎接楊鋒引兵入曰吾有精兵三萬皆披鐵甲能飛山越嶺足以敵蜀兵百萬我有五子皆武藝足備願助大王鋒令五子入拜皆彪軀虎體威風料擻孟獲大喜遂設席相待楊鋒父子酒至半酣鋒曰軍中少樂吾隨軍有蠻姑善舞刀牌以助一笑先主與劉璋飲酒之時有諸將舞劍今楊鋒與孟獲飲酒之時有諸蠻舞刀正復相似獲忻然從之須臾數十蠻姑皆披髮跣足從帳外舞跳而入羣蠻拍手以歌和之楊鋒令二子把盞二子舉盃詣孟獲孟優前二人接盃

方欲飲酒鋒大喝一聲二子早將孟獲孟優執下座來董荼那之擒孟獲則讀者之所料也楊鋒之擒孟獲則非讀者之所料也朵思大王正待要走已被楊鋒擒了蠻姑橫截於帳上誰敢近前獲曰兎死狐悲物傷其類吾與汝皆是各洞之主往日無寃何故害我鋒曰吾兄弟子姪皆感諸葛丞相活命之恩無可以報又與前文放回蠻兵照應今汝反叛何不擒獻於是各洞蠻兵皆走回本鄉楊鋒將孟獲孟優朵思等解赴孔明寨來此是五擒孔明令入楊鋒等拜於帳下曰某等子姪皆感丞相恩德故擒孟獲孟優等呈獻孔明重賞之令驅孟獲入孔明笑曰汝今番心服乎獲曰非汝之能乃吾洞中之人自相殘害以致如此要殺便殺只是不服甚矣攻心之難孔明曰汝賺我入無水之地更以啞泉滅泉黑泉柔泉如此之毒吾軍無恙豈非天意乎汝何如此執迷獲又曰吾祖居銀坑山中有三江之險重關之固汝若就彼擒之吾當子子孫孫傾心服事縱虎歸穴然後入穴取虎更自不易孔明曰吾再放汝回去重整兵馬與吾共決勝負如那時

擒住汝再不服當滅九族叱左右去其縛放起孟獲獲再拜而去此是五縱孔明又將孟優并衆酋長一一皆釋其縛賜酒食壓驚二人悚懼不敢正視孔明令鞍馬送回前番先放孟優次放孟獲此又先放孟獲次放孟優正是

深臨險地非容易　更展奇謀豈偶然

未知孟獲整兵再來勝負如何且看下文分解